

世界文學名著

# 好而長

(鐘之聲響於世)

廣東省立圖書館  
廣東省立第一中學



約翰賽原著  
秋雁譯

好

市

長

D. Chen  
Aug. 10, 1947

正氣書局印行

## 序

本書爲美國名小說家約翰·海爾賽所著，于一九四四年出版，即被公推爲該年度最佳之小說。未幾又榮獲一九四四年普利哲獎金的小說獎。盛譽遠佈，紙貴洛陽，從此更是膾炙人口的了。

書中的主人公，爲喬布路少校，是同盟國佔領義大利時，被解放城市中的一個美國市長。他一點不搭架子，很能實心實力地爲地方上幹上一點事。在本書的原序中，它是這們地說：『像喬布路少校這樣的人，我們很是需要，請你們要把他認識清楚。我們未來的世界，都將託付于他。蓋邱吉爾的辯才無礙，羅斯福的普救羣生，大憲章，四自由，十四條款，以及羅列紙上，井井有條的什麼圖表，計畫，希望或條約，都不能作得任何的保證！唯有人，唯有在壓迫之下的人的行爲，唯有像喬布路少校一般的無數人們，方能作得保證呢！』也可說是着意渲染，推崇備至的了！

如今，我把本書之名，譯作『好市長』或者尙能扼住書中主要的意義吧？

民國三十五年秋譯者于上海

目次

世界文學名著

# 好市長目次

第一章	.....	一
第二章	.....	一六
第三章	.....	二四
第四章	.....	三〇
第五章	.....	三七
第六章	.....	四七
第七章	.....	五五
第八章	.....	五七
第九章	.....	六〇
第十章	.....	六三
第十一章	.....	六六

第十二章	.....	七一
第十三章	.....	七三
第十四章	.....	八三
第十五章	.....	八五
第十六章	.....	八九
第十七章	.....	九二
第十八章	.....	九六
第十九章	.....	九九
第二十章	.....	一一一

世界文  
學名著

# 好市長

(原名阿且諾之鐘)

## 第一章

不會遭到敵軍如何的頑抗，美軍便把阿且諾城攻打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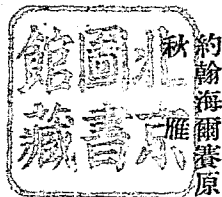
這時，在港外一個起運硫磺的小碼頭上，有一位少校，挾著一個公事皮篋，躍過了九四八八號的登陸艇，走上岸來。

『豹司！這是在我夢中所常到過的一個地方，今日竟得親履其地，真好同天涯游子，久客歸鄉了！』他對跟隨他一起上岸的軍曹說。

這是喬布路少校，新經同盟國佔領區軍政府之委派，榮任駐在阿且諾城的最高行政長官。他的身材適中，有上他父母一般的皮膚，原來他們的原籍，本在義大利佛羅棧薩城的附近。短短的頭髮，圓圓的面孔，常帶一派笑容，眼光却是十分銳利，年紀約有三十的十五歲。

那豹司軍曹，却是一個憲兵，他所担任的職務，乃在除暴安良，將來這阿且諾全城治安，都要責付于他。

他們走入了白林諾街，一直向前跑，街上都靜悄悄地見不到一個人。原來，這些居民不是逃入深山中，便是躲向防空壕或地室中去了。靠著這街的兩邊，都是矮矮的二層



約翰海爾賽原著  
譯

(南)

樓，但經這兵燹之後，不是這座屋子中了彈，便是那座屋子傾倒下，無數灰色的亂磚，四散在街心中。而且，不但這磚是灰色的，百葉窗也是灰色的，加以炸彈或炮彈片所揚起的灰烟，更覺灰色一片，黯淡無光。

他們所要去的所在，却是城中心的普鹿加刺沙方場，一會兒，便在那裏找到他們所要尋找的屋子。

這座屋子巍然高峙，極具威嚴，不像義大利各城市中一般作為法西斯本部的建築物，那般的徒具虛表，不禁風雨，他的年代已是很久係用巨石建築而成。二層樓外，有一個陽台，很是古色斑駁，不知已有多少人在這上面發表過演說，它最先為君主所使用，後來入于法西斯之掌握，現在又將效忠于民主，可說是閱盡滄桑的了，在它的前面，還用青銅給浮雕上「西達宮」幾個字，這更十足地現出它是具有如何的一種威嚴的。

在樓前的左角，還有上一個鐘塔，塔頂有一個形式奇特，掛鐘的金屬架子，却已很有年代，但這口鐘已是不知去向了。

少校走過方場，來到這座屋子黑色的大門前，也便是這市政廳的所在。他把公事皮篋放下，從衣袋中取出一枝粉筆來，在門上的鑲板上大書特書著：

「同盟國佔領區軍政府

阿旦諾城

喬布路少校（美國人）」

寫畢以後，他方借豹司走入大門，向一座大理石的樓梯上走了上去，一邊却又在張

望著。隨又經轉上一個彎，越過一道門，方到了一間辦公廳之前，少校乍一瞧到之下，不禁爲之愕然斂息。實在它太是富麗了，最大的一點，就是它非常之堂皇，長約七十呎，闊約三十呎，高高聳于其上的却是天花板，而地板全用大理石鋪成。又其次，外面的街上，儘管是在啼寒叫苦，而在這間大廳中，却是窮極奢華的，一些重烏木傢具，全屬義大利式，上面却雕刻得甚精緻，一半屬于人物，一半屬于花果，又把錦緞的窗帘掛起來，四壁也懸著絲質的裝飾品。

這大廳的入口，却在他的西南角上，在入口不遠的地方，擺了一張很大的桌子，一些地圖的和照片放置在桌上。就在這天早上，這間大廳曾給一個美軍團部作過指揮部，這些東西大概都是他們遺留下來的吧。

一會兒，却給他們在這間大廳裏，找到了一個義大利人，顯然的，他是老早就躲藏在那兒。祇見在不高大的個子上，穿上一身粗布的制服，領兒雖是扣上，却沒有繫上領帶。

他向他們行了一個法西斯式的敬禮，然後挾著很懇切的「一種神氣，用那義大利語說道：

「歡迎美國人，羅斯福萬歲！今見你們到來，實屬歡喜之至！我憎恨那些法西斯的黨徒，已是很久了！」

「你是誰」？少校也以義大利語詢問。

「我叫西度，大家都知道我是一個反法西斯」。這矮小的人回答。



『你幹什麼事的？』少校又問。

『我是市政廳的門房，就是阿旦諾本地地方的人。』

『哦！你是這兒的門房麼？』少校問。

『是！我每天上午八時工作到下午八時。』

『咳！』你倘然真是憎恨他們，爲什麼又替他們在工作？』

『我的憎恨他們，已不是今日開始，我的以反法西斯著名，引起他們很大的懷疑，也有上不少年了！』

『咳！門房！你要知道，我是愛聽實話的！倘然你存心要哄騙我，可就自討苦吃！如今你儘可不必說謊，倘如你是一個法西斯黨徒，就直認是一個法西斯黨徒好了！』少校說。

『唉！一個人不能不生活，不吃飯，我有上六個孩子啊。』西度方是如此說。

『照此說來，你是一個法西斯黨徒了！現在可學習著過著民主政治下的生活。好！你就當上一個我的門房吧。』

忽有一陣機關槍，夾上了步槍聲，從街外的遠處傳了來，駭得西度兀自躑伏起來。

『你很是害怕麼？』豹司不免向他問。

『這裏先前打得很爲厲害麼？』少校也向他問。

西度乃爲他們敘述砲轟和空襲的情形，竟是抖戰得不能成聲。一會兒，他的神經似已較爲緩和了，又說：

『我們已有三天不會吃到麵包了！一般重要官員都逃走得不知去向，祇剩下我一個，還在這市政廳作著留守。每條街上都有上很重的死屍臭氣，聽說尤其在聖安葛噶街的一帶。又爲了這幾天飛機只是在頭上打著轉，水車伕們都不敢去取水，因此又有些人生了病。照此情形，我們原已知道決不會打勝仗的！而且，還有我們的那口古鐘，也不知拿到那裏去了』。

『哦！你們的古鐘』？少梭不期間上一句。

『講到我們的這口古鐘，已有上七百年的歷史，却給墨索里尼把它拿走了。這口鐘每隔十五分鐘打響一次，真是悠揚悅耳，墨索里尼却拿去作製造砲管及其他之用。當時全城百姓都憤激得什麼似的，齊去懇求市長的一位叔叔，請他出面斡旋，情願把教堂中其他的銅鐘改獻上去。誰知他却表示著，不願作這褻瀆教堂聖物的人，而拒絕了我們的請求。於是，我們的這口古鐘，到底是保不住了！這還是兩星期以前的事！唉！你們爲何不早些到來呢』？西度細述此事的原委。

『那口鐘在以前，掛在什麼地方』？少梭又問。

『正在這裏』，西度指著頭頂上說：『當它打響之際，整個屋子都會給它震盪起來的』。

『怪不得我看見塔上有個鐘架』。這是少梭對豹司說的話，當下他跑到桌子前，把一張很高的靠背椅子拉出來，坐下了，然後又在裝飾得頗精緻的一個足几上，把兩足伸放著。

豹司忽對他說：

『現在我必須去幹上一點事情了，第一，我須把那法西斯黨部找到，瞧瞧能否搜尋到一些紀錄。你能讓我帶這門房去找麼？』

『豹司，去吧』。少校當然許可。

同時，少校也想起他自己所應幹的工作，倒一點都不覺得疲倦了，卽站起身來，跑到陽台上去望望，却瞧見有兩根旗竿在那兒。便忙又回到屋中，從公事皮篋中，取出一面美國，一面英國，兩面的國旗來。於是，重又來到陽台上，先把一面美國旗，在左邊的旗竿上升起，尙未升至竿頂，早見那方場上已有上五個義大利人。等得再在右邊的旗竿上升起英國旗時，人數已在二十左右。當把兩面國旗都升起，足足有四十個人站在下面了，齊聲高呼：『美國萬歲』。

他揮著手對他們致意，又回到辦公廳來，精神方面覺得十分愉快。

忽然間，聽得有篤，篤，的叩門聲。

『請進來』。他用義語說。

門啓處，有一個人從外邊走進來，那張面孔很熟，好像曾在那兒見過的。但一會兒就又恍然大悟了，並未見到過這個人，祇在美國那一派誨淫誨盜的電影上，曾見到過他們的一個臉型的。原來：這人的臉；正同銀幕上所映出那些義大利流氓幫手的臉差不多，這些人慣於站在他們頭腦的背後，而佔上點小便宜的。他是禿髮，軟嘴唇皮，外加臉上邊有一個疤。兩眼間滿帶鬼祟的意味，極意裝出願聽指揮的樣子。

『你把旗升起了，阿且諾的戰事已告結束了吧？』他用美語來說。

『是的』。少校又問：『你是什麼人？』

『我從美國倭海阿州的克里夫萊城來到這裏，已有三年了，你能給我一種工作麼？』那人又說。

『你叫什麼名字？』少校問。

『我叫喬司比，克里夫萊人却喚我阿裘』。那人回答。

『那麼，你能幹什麼事？』少校又問。

『我什麼事都能好好的幹，我原是一個善良的美國人，我最憎恨著那些法西斯黨徒』。喬司比說。

『你既是一個善良的美國人，爲了什麼離開本國的？』少校釘著他。

『我是受了「驅逐出境」的處分的』。他倒實說了。

『爲了什麼？』

『爲了不會有得護照』。

少校聽他對於自家非法的行爲，並不諱飾，倒頗有嘉許之意，便道：『很好，我就僱用你作個翻譯員吧』。

『你的義語不是說得挺好麼？』

『我自己固能說義語，但還有其他很多的美國人是不會說義語的呢，也許還要你幫我幹一點其他的事情。再有一最要之點，這個城裏的人，誰是贊助美國人的，誰是反對

美國人的，你能普遍地知道麼？

『官長！我當竭智盡忠，聽候驅策』。

『很好！但你究竟叫什麼名字，剛纔不已是說過了？』

『喬司比，但你不如叫我阿裘吧』。

『不！這裏是義大利，我應該喚你喬司比。如今有二件事要請你注意：一，你必得忠心與我，否則，你就自討苦吃；二，我從不拿什麼好處給予任何人，對你當然不會有例外，你也知道麼？』

『這個我很知道，請官長不要放在心上』。

『現在我要問你，什麼東西是這城裏最需要的？』

『這不待說，自然是糧食了。有很多人已是三天不會吃到東西，因為在這城裏，糧食最是缺少啊』。

『那麼，你可知道，這城裏共有幾個麵包師？』

正在此際，叩門之聲忽又起，却是一高一低的二種。

當喬司比忙去開門時，却從門外跌也似地跌進了二個人來。這二人都穿得整整齊齊並繫有領帶。其中一個年事已很高，另一個却是四十多歲的胖子。大家好像都不願給人搶在前面的，所以急急地搶著進門來。

『少校先生！老漢叫佳古巴屠，今年八十二歲。這城裏的硫磺業，幾乎給我佔有其大半，所以；照人家說來，差不多佳古巴屠就是硫磺，而硫磺也就是佳古巴屠了。少校

如能隨時予以指教，那是老漢最高興的。那年紀很高的一個先用英語來說，腔調極其穩重。

『我名叫克拉喜，我是爲了一封電報而來』。那胖子見佳古巴屠搶在前面說話，頗露著不耐煩的樣子，也用英語來說。

『兩位先生！如此說來，究竟要我効勞些什麼呢？』少校不免要問。

『我祇是有一點意見要貢獻』。仍是佳古巴屠先說。

『我是送一封電報來』。胖子也同時回答。

當少校還沒有再問得什麼話，佳古巴屠又依老賣老地搶著說：『你們美國人，如今來到這人地生疏的義大利，正可說得是不遠千里而來的了；倘有什麼人願貢獻意見，大概也很能予以採納的吧？』他說到這裏，不免向喬司比望了一眼，又繼續向下說去：『我現在要向少校忠告的，凡事須要謹慎，不可疎忽，須知在美國犯過法的罪犯，在這阿且諾城也很多，甚至有被判坐過電椅的呢』。

喬司比一聽這話，立刻露著不自然的神氣，却早已給少校瞧到了，便說：『喬司比！我想同城裏一位牧師講話，你能去請他到來麼？』

『官長！你要請那位牧師？』喬司比問。

『少校！本城共有十三個教堂，每個教堂中都有二三位牧師』。倚老賣老的佳古巴屠又攙言了。

『那麼，那個教堂最好？』少校問。

『這沒有什麼好壞之分的，祇是聖安葛魯堂的般蘇維季與神父最是受人崇敬，故而此堂最爲有名』。佳古巴屠說。

『如此，你就去請他來吧』。少校對喬司比說。

喬司比應了一聲『是』，立刻就走了出去。

『喬司比這人究是如何』？少校一見他已走出房門外，便向佳古巴屠這們問著。

『我祇想提及電椅這節事，什麼人是好是壞，却不願說得』。佳古巴屠一面鞠著躬，一面說。

『咳！你不是說有意見貢獻給我麼』？少校有點動怒了：『現在，我定要知道喬司比爲人如何？究竟可靠不可靠』？

『少校請放心，喬司比這人不足爲害的』！佳古巴屠又二次鞠著躬。

克拉喜一見此老竟是估盡上風，更是不耐煩之至了。

『我有一封電報帶了來，要請官長替我拍出去』。他說。

『我們這裏並不是電報局，而且現在還在打著仗，比這拍電報更有意義的事情，正不知有多少樁在手頭，你難道不知道麼』？少校說。

『我是反法西斯的。我帶來的這電報，只有你方能替我拍出去』。克拉西很抱歉地說。然後又從衣袋裏，取出早經摺疊好，用針別住，以格子紙繕就的一封信報來，呈給少校。少校却祇隨手向著桌上一放，這很使克拉喜爲之失望。

少校此時又回顧著佳古巴屠說：『你既說是來貢獻意見的，現在請對我說，目下這

城裏最迫切需要的是什麼？

『糧食！大批的糧食』！這肥胖的克拉喜，不甘示弱，這一次却搶著先說了。我以為爲是一口鐘，却比什麼都要來得需要』。誰知此老却是這般說。

『哈！一口鐘，這真是愚人之見了！當然，糧食要比什麼都來得要緊』。克拉喜不免反唇相譏。

『必須把我們那口鐘取回來，你方時常有東西可吃』，佳克巴屠仍是堅持己見。

『人在饑餓之際，耳管內已是大鳴而特鳴了，還需要什麼鐘』！這肥人又反駁一句。

『當那不勒斯王魯拔杜侵犯本城時，幸賴這口鐘警告城人，終於把他們擊退了』。佳克巴屠又取證於歷史：『這一次戰事，爲了沒有這口鐘，不曾聽得告警的鐘聲；不然，我們早已手攜鮮花，排列道左，恭迎你們美軍的到臨呢』。

『就是沒有這告警的鐘聲，我和我的妻子馬格列，同七個孩子，早到海灘去歡迎美軍了。當時我們具著滿腔熱忱，並不因槍彈橫飛而稍爲減退。你知道這些孩子們究竟叫喊的是些什麼口號？他們並不是叫著：『我們聽不到這鐘聲了』，而是叫著：『給我們東西吃』！因爲他們實在飢餓得可憐了，同時還想吃點糖果。我自己却還不會餓著肚子，所以祇是高聲是討著紙烟，至於什麼鐘聲，當然是不會提到的』。克拉喜說。

就在這個當兒，豹司和那門房却都回來了。

『少校！事情真好得緊！我已找得了全部的紀錄，這可以告訴我們任何一件事。那



兒有一張反法西斯者的名單。又有一張趨奉法西斯者的名單，還有一張中立份子名單。此外每個重要人物，還作成一種特別的紀錄。那真使我覺得滿意之至了。噲！這些是什麼人？豹司說。

『先生！我喚佳古巴屠。佳古巴屠就是硫磺，硫磺也就是佳克巴屠』。佳古巴屠忙把自己介紹著。

『哦！佳古巴屠！我記起這個名字來了！照那紀錄上說，佳古巴屠是一個動搖份子』。豹司說。

『這一點也不錯！他認為鐘聲比糧食來得重要呢』。克拉喜忙攙言一句。

『這是誰？』豹司轉向著他，裝著怒容說。

『我是反法西斯的克拉喜，我認為在目下這時候，糧食是最居重要的地位的』。克拉喜說時，露著很為抱歉的樣子。

『他們一個說是應得先取為一口鐘，一個說是糧食最為重要，正在爭論不休呢。』少校忙向豹司敘說其原委：『我却以為要取回那口鐘，我們目下尚無辦法，這糧食確是當前的急務了』。

克拉喜一聽這話，覺得滿意之至。

『你的意見是怎樣？矮小的西度！這鐘和糧食，你以為究竟是那一樣來得重要？』佳古巴屠却奇兵別出，忽又轉向那位門房詢問著。

『這自然是那一口鐘』！出乎意外的，西度却是如此回答。

『西度！這是什麼理由？』少校不覺也給他這句話吸引住了，忙靠近身去問。

『爲了這鐘聲鏗鏘悅耳，太是令人滿意了！』西度說。

『這還不是，其實是爲了這口鐘悠久的歷史。當它在鳴響時，好像我們遠代的先人，却在對著我們說話呢』。佳古巴屠忙加以糾正。

我却認爲仍是屬於聲那一方面的；當它在鳴響時，好像給予全城的人們以廣大的安慰，怒者爲之氣平，愁者爲之顏開，甚至可使醉者爲之開口而笑，它是代表大眾的一種心聲啊』。西度又更有力地一說。

此時，喬司比却把般蘇維季與神父引進屋來了。這神父白髮滿頭，笑容可掬。

『神父！我們正在談論著所失去的那口古鐘呢』。當他走近時，有一個人對他這們說。

『它與全城人民的生活有著絕大的關係，確是全城的一個中心。農夫早起耕種，是聽了它的鐘聲；車夫趕車上路，是聽了它的鐘聲；麵包師開始工作，也是聽了它的鐘聲。就在我們的教堂中，也把它比我們自己的鐘更要看得重。當午間舉行彌撒，全城各鐘齊鳴，它那鏗鏘悅耳之聲，却獨駕乎其他各鐘之上，却引得你不由不傾耳而聽呢』。這神父又對於這口鐘更加強調著。

『這太是可笑了！比那口鐘更屬重要的事情，在這城裏正多得緊呢』。豹司說。

『不！事情都是一般重要，那口鐘他們確是少不得的』。少校忙發表他的意見，然後又用義語說：『謝謝你們諸位，把關於那口鐘的事情告訴我。現在我敢和諸位相約，

定當竭力替諸位找回一口鐘，這自然，一要有相當意義，二要鏗鏘悅耳。至於這全部事實便是我們的這口鐘已給法西斯黨徒搶去做砲管了，却由我們美國人另送給你們一口鐘，作爲替代」。

『少校！謝謝你！我吻你的手』！克拉喜說。

『他是什麼意思』？少校頗露驚詫之色。

『他說這話，並無冒犯之意。這祇是出於當地的一種老習慣』。佳古巴屠又引證歷史，來解釋這種事情了：『在最先，就是重要官員，也讓百姓吻手，以表敬意的；但就事實而言，未免太感麻煩，因此改爲口頭說說，也就算數了』。

於是，除這位神父外，其他的人都向少校告辭而去。

『如今我願對你說，我們美國人來到這裏，確是有意救民水火，爲全城謀幸福的。但各國都有壞人，美國當然也不能有例外，所以，不能說美國人到這裏來決不作壞事。倘如我們真有這等事，我們決不對之寬假，這是我敢向你們保證的』。少校便對般蘇維季與神父說。

『我認爲，對於這種事情，不論是屬於你們那一方的，或是屬於我們這一方的，將有同樣的一種明瞭』。這是般蘇維季與神父的回答。

『謝謝你！神父！我早已聽說，在這阿且諾城中，你是最得人望的』。少校說。

『這可說不上！你如今到這裏來，祇求能盡我的職責罷了』。神父說得很是謙恭。

『我很想請你幫我一點忙，但你儘有自由可以拒絕我的請求。你道是如何的一件事

？便是在明晨的彌撒中，請你說幾句關於我們美國人的話。至<sup>是</sup>什麼題材，儘可隨你的便，我決不參加意見，或者僅叫他們去瞧瞧我們所貼出的某一種告示，也沒有什麼使不得」。少校說。

「這件事却是不難辦到」！神父說。

「不瞞你說，我也是一個天主教徒，我頗希望能參加你們的彌撒禮，不知能否邀得你的允許」？少校說。

「我很歡喜你來」。神父說。

少校聽他祇是老老實實地說來，並沒有「不勝榮幸」那一套客氣話，也覺十分高興。便道：「如此，明早再會」。

「明晨七時，我就在聖安葛魯堂等候你。孩子」！神父却乘此機會，敲實了少校這句話。隨即告辭而去。

「官長！這事你辦得真不錯！現在請把關於糧食的事辦一下子吧」。喬司比操著不純粹的英語說。

少校偶一低下頭來時，却瞧見桌上置放著克拉喜所攜來的那封電報，他便把別在上面的那枚針解了去，打開，細看內容，却全是義大利文。

「喬司比，現在讓我試試你的翻譯本領吧。這是至羅斯福總統的一封信電報，請你須得好好的翻譯出來。這電報上面究竟是說些什麼？少校對喬司比說。

「羅斯福總統閣下：阿旦諾全城人士盼望自由已久矣，今籍貴國軍隊之力，竟得如

願以償，無任欣忭。……』喬司比照著電文讀起來。

『喬司比，這祇是一句話』。

『謹布謝忱，伏乞管照。克拉喜（簽名）』喬司比又繼續把電文讀畢：『官長！你要把這個電報拍出麼？』

『這當然；總統很喜歡讀它的』。少校說。

## 第二章

對於喬布路少校的參加彌撒，大概大家都目爲是一樁勝事吧，因此，三三五五地向聖安魯堂趕了去。

但這位最得人望的般蘇維季奧神父却很是忐忑不寧，心中祇是不住地在念著：萬一這位少校先生倘如失約不來，這可怎麼辦，豈不是大大的一個恥辱！其他的牧師們又將要如何的嘲笑他！

一會兒，他的侍從已向他的耳畔輕輕報告：現在已是七時零五分，早到了彌撒禮開始的時候了。可是，這位少校先生却還不會來。

原來，此時這位少校先生，却正在辦公廳內進著早點，並與豹司和西度（他是從不赴教堂的）談論著那古鐘的事情呢。

『他們把這口鐘卸下來時，曾用上六個滑車，並費上兩天時間。等到裝箱，又費上一天時間。所以，他們的工作是從十一日那天開始，直至十四日方把它運了去』。西度

細述當時的情形。

『我們定能另找回一口鐘。但這口鐘必須具有意義，可不能隨便的找。西度，倘然我們給你一口「自由鐘」，你以為怎樣？』少校說。

『什麼是自由鐘？』西度問。

『當美國人脫離英國宣布獨立時，就打響了這口自由鐘』。少校說。

『這確是極具意義的！然而美國人難道願意把這口鐘讓我們麼？』西度說。

『不，西度！我們儘可照樣複製一口的』。少校說。

『這是好極了。現請談談這口鐘』。西度說。

『它是用黃銅製成的，掛在費城的一個鐘塔裏。爲了經歷年代已是很久，在那鐘邊上有上很大的一條裂縫。它究是如何的一個樣子，你可在郵票上瞧到它。還有很多公司用它作爲商標的』。少校說。

『它的聲韻如何？』西度問。

『這要看複製得好不好，照我想，定可找得一口聲韻非常裂耳的』。少校說。

『但我對於那條裂縫總有點不喜歡！一口鐘就是歷時太久，也不該有裂縫。我們的那口古鐘，問到年齡已有七百多歲了，却是一些裂縫都沒有。別說你們那口古鐘了，就是你們這美國，可有那們的老，我也是有一點懷疑啊』。西度說。

『或許是當宣布我們的自由時，這口鐘響得太爲起勁，所以不免破裂了』。少校

「但這阿且諾的人民，我總認爲不會喜歡這有裂縫的自由鐘。不，至少可說，不會喜歡這條裂縫的。或許你可把一口沒有裂縫的自由鐘送給我們」。西度說。

「不，沒有裂縫，就不成爲一口自由鐘了！西度，真正的自由原是這個樣子。」少校說。

「如此，你們的這口自由鐘，是不適宜于這阿且諾城的。我知道，有一條裂縫的鐘，決不爲阿且諾城人所歡迎」。西度說。

「那就不如拉到吧」。少校說。

此時，般蘇維季與神父却已把戰時禱告唸完，又神氣緊張的向著大門邊望了去，却仍不見少校先生到來。祇好又把其他禱告繼續唸著，又很緊張的向大門邊望去。一般會衆也齊聲應和著，而在和聲之中，也不免紛紛掉頭張望。

這一次聖安葛魯堂的聚集，確是有點不同尋常。當神父把各種禱文都唸過了，又唸起聖約瑟禱文來。這是他所能想到最長的一篇禱文，在毫不感覺到任何意思之下，把這文辭隨口唸了出來：

「約瑟是最勇敢的，約瑟是最服從的，約瑟是最篤信的，約瑟是耐心的明鏡，貧困的愛人，日常生活的裝飾，處女的保護者，家庭的保安者，……」

他正唸到這裏，驀地心生一計，即停了口，揮手向侍從示意，並輕輕耳語著：

「叫人去打響那口鐘」。

「神父！現在就打麼」？侍從問。

『當然就是現在，趕快趕快！』

他吩咐已畢，又把這空泛的禱文繼續唸下去：

『……貧窮者得到安慰，疾病者得到希望，死亡者得到保護；魔鬼因而懼怕』。

『請憐憫我們！』會衆同聲應和著。

『聖公會的保護者』。神父又把這一句唸上。

就在這齊聲應和之際，頭上的鐘却在打響起來了，竟使整個教堂都感到震盪，這崇拜也不得不爲之暫停。

此時在辦公廳中的少校，亦聞得這鐘聲了，

『現在是什麼時候？』他便問。

『七時二十六分』。豹司看了看手錶說。

『西度，假如你真是關於鐘的一位專家，應該知道在早上七時二十六分打響的是一口什麼鐘？和它同時打響的還有不有別的一口鐘？』少校問。

『很是奇怪，這是教堂的鐘聲。而照這聲韻聽去，又好像是聖安葛魯堂的鐘』。這是西度的回答。

少校一聽這話，可直跳起來了：

『天呀！這是聖安葛魯堂的聲麼？我答允了神父到他那裏去，却還刺刺不休地在談著這口鐘；西度！請你爲我引路，我們快快跑吧！西度！這事情可糟糕極了！』

於是，西度奔出屋外，少校在後邊緊追著。



在這晨曦之下，有幾個光棍正閒逛著，忽見這位新蒞事的美國少校，把這矮小的西度追趕著，認爲很有失尊嚴！而且，照他們想，倘若要懲辦西度的話，爲什麼不著令憲兵去捉他呢？如今，以堂堂一位少校，竟親自來追趕著，未免太失體統！並且瞧看情形，一輩子都追他不到的！

當他們兩走進教堂，跑上石級全體都站立起來，且多在交頭接耳著。待少校經過走廊氣喘吁吁的，揩拭去臉上的汗水之際，祇聽得很多的會衆，紛紛在低語著：『吻你的手，吻你的手』！

西度雖從未走進教堂過，此際却也跟著少校向前跑，瞧見有這們一大羣人在堂內擁擠著，也不免停了一步，東張張，西望望。

般蘇維季與神父的臉，原是泛白了的，此時也轉爲紅潤，並莞爾而笑。同時臉上還流著汗，好像也同少校一般經過了長跑的。

在這會堂中，給少校發見了一排不大擁擠的座位，當跪拜行禮後，他便溜了進去。西度也學著他的樣子，跟著溜進去。那時座中却已是全滿了。

在這裏，神父幾乎失去的信心，重又獲得堅定；且就此時而言，他不但擁有他的會衆，並擁有他的少校了！于是，把喉頭潤溼一下，預備開講。

『我想乘著這個機會，對你們諸位說上幾句話……』。他走到講壇之前，先作上這們一句開場白，又停了口，以待會衆寂靜下來。這時除了少校和西度緊促的呼吸聲以外，全堂竟是肅穆無聲。

『我的兒女們！全世界都在上帝的監視之下，沒有一件事不是爲他老人家所造成的。上帝既然給與我們以小麥，復給與我們以陽光，在我們齊聲禱告後，又把我們的解放者帶了來。我們的禱告已得邀准，從前我們所懼怕的人，如今已悉數逃入山中了！這也是出得上帝無限的寬容，給與了他們一個躲藏的所在』。神父又繼續說下去。

這時候，少校却對於在他前面的兩個頭顱，不得不注意一下了，一個却是髮已禿了的男人頭，另一個却是金髮照眼的美人頭。

少校祇須把頭略側時，即可瞧出那個禿髮的便是喬司比。但是那個金髮者的面孔，却是再也瞧不到，祇見把這金髮梳得非常整齊，毫無一些散亂之處。

『或者你們還記得從前曾經有人對我們說，美國人都是新教徒，他們是攻擊牧師的美國人，前來參加彌撒，他對聖安葛教堂的尊敬，正不下于你們。誰都知道他是一個忙人，他竟忙到這個地步，在赴會時雖曾經奔跑了一程，仍是不至於遲到。我們對於他的到來，當然都是很高興的』！神父說到這裏，很有點動了感情了：『我們很高興，他也是我們的一份子。而瞧看到了他，使我相信凡美國人都是我們的朋友。我的兒女們！你們也必須具上這同樣的觀念』。

少校却又從這金髮看下去，把這頸間的皮膚來注意一下了，覺得乾淨雖然乾淨，却略帶點黝黑，于是，對於這金髮是不是出于自然的，他倒有點懷疑起來。却在彌撒之中，他也不住地忖想到這個問題。

彌撒既畢，他爲免得混雜在人羣中，或要引起什麼不便，便急急離開教堂。祇窺上一個便，向喬司比說知，午間尙有一點翻譯的工作要他幫忙，乘機却把那金髮女人的臉孔瞧一下。

二天後的一個下午，祇有少校同喬司比二人在辦公廳裏。

『喬司比！義大利這地方，會有自然的金髮女人產生的麼？』

少校問。

『呀！官長！你的眼睛真是明亮之至了！』喬司比像似別有會心，扮了一個鬼臉說。

『喬司比！在這一地帶，會有自然的金髮女人產生的麼？』少校又冷冷地說。

『官長！我想，你這句話，是不是指上星期日你在教堂裏所瞧見坐在我身旁的那一個金髮女人而言？』喬司比說。

『翻譯員，你須回答我這問句！』少校對他厲聲了。

『官長，是的，自然的金髮都產生在義大利的北部，在這一邊却沒有那們自然的。』

『喬司比說。』

『我不贊成你這句話』。

少校說了這句話，又自去辦事了。西度鬼混上一會，又叫道：『官長』。

『喬司比！什麼事？』少校回答這句話時，似還有上一點氣。

『倘如官長覺得太寂寞了，我可以揀一個日子奉邀一下。我的朋友也許是一個金髮』

女人』。

『誰說我是寂寞』？少校仍盛氣地說。

『官長！我會到過倭海阿州的克里夫萊城，深嘗到遠離家鄉的那種滋味，故可以說凡是遊子都感到寂寞的』。喬司比說。

『喬司比！我如今忙得很，我沒有感覺到寂寞的時候』。少校說。

『官長！是的』。喬司比祇好應上一聲。

少校又工作了一會，倒也叫道：『喬司比』。

喬司比忙應上一聲。

『上星期日坐在你身旁的那個金髮女人是誰』？少校終於發出這個問句來了。

『她是漁戶湯麻新諾的女兒，芳名喚作婷奴』。喬司比裝作十分鄭重的樣子，很小心地回答這句話。

『哦！一個漁戶？他是一個善良的漁人麼』？

『官長！他是最善良的一個』。

『旁的漁戶也對他尊敬麼』？

『尊敬的。真的，他是最善良的一個』。

『喬司比，很好，我想去看看他』。

『是！官長！讓我去找他來』。喬司比一壁把眼睛霧霧。

『喬司比！你可于下星期一二帶他來。我想恢復出海捕魚這宗事，這于糧食不足的

問題定可得到一點補救。同時到了下星期一二對於這個問題，在海軍方面，我想肯定也可獲得他們的允許了』。

### 第三章

在美軍入城的第九天早上一位麻紋將軍，有事前往約新那麻耳城，乘車打阿且諾城經過。沿途爲了道路的狹窄，祇能被迫開慢車，緩緩跟隨在那些義大利鄉間兩輪車的後面，直待對方開來的車輛駛過，方能越那兩輪車而過，如是者已不知有好幾次。

在這上面，麻紋將軍當然是很不開味的，當每輛兩輪車越過時，祇見他憤憤然揚起獵鞭，著令那些兩輪車必須駛出路外。可是路外祇有壕溝，（沿途這些壕溝，每隔若干距離，又改成坦克車陷阱）並無餘地，叫它們怎能駛行呢！將軍見不照辦，這般火可越來越大了。

終於，出了一個很大的岔子：當他的那輛裝甲車，剛剛駛到阿且諾城外的紅河，却有輛兩輪車，在路中蜿蜒而行，祇好又被迫地慢下來。

『狗車子！快快讓到路邊去！』將軍氣得在車中站起身來，把他低沉的嗓子提高了而大叫著。

可是，不幸得很，這駕車的草旦諾，正在今天早上，以超過公價十三倍之代價，把三打鷄蛋售給了美國兵，而把賺得的錢，一古腦兒都沾了酒，已是吃得酪酊大醉，如今正很歡樂地熟睡在車中，做著烹食九尺長一尾大魚其鮮無比的一個美夢，對於麻紋將軍

的叫聲，自然是不會引起他的注意的。老實說，不論任何了不起的叫聲，他已是聽不見了。

『可把喇叭揪響，將這畜生趕到路外去』。麻紋將軍只好又向那駕駛員吩咐。

那駕駛員心中雖不以爲然，却不敢不服從將軍的命令，祇好把那喇叭的電鈕揪動著。但他的態度可仍是不慌不忙，因爲他也知道，不管是駛行得如何快，一到了有一些的所在，祇好又坐了下來等。

不管這喇叭揪響得如何之急，革旦諾却是充耳不聞，他的車子仍是屹立路中。加以拉車的那頭驢子，又是十分謹慎，對於左右兩旁的壕溝都是異常關心。革旦諾對於他的這種態度；常在朋友們前面自鳴得意的：『你們的那些驢子，都是偏向于一邊，便是送給我都不要！』或是說：『我是歡喜具有中庸性的驢子的！』

他此時方睡得好好的，正夢著吃到這魚的肋骨下最好吃的一塊肉，這甘美之味從口中直流著。突然間雷聲在遠處響動，頓又使他想起，不要下雨了吧，須得先把魚蓋好，等到雨過之後，再慢慢把這魚肉來食盡。

『這些該死的義大利人！莫非想用這些木車子，來把一隊坦克車攔阻著麼？』麻紋將軍又在大叫了。

在車中隨侍着的，還有密得力登上校和培特中尉，一瞧這個情形，知道暴風雨快要到臨了。培特中尉再向車後看時，却瞧不得有什麼坦克車隊，在這一起被阻著的，除了他們的這輛裝甲車外，尚有一輛水陸兩用的吉普車，但也沒有急急趕行的樣子。

『把那狗車推出路外去！』麻紋將軍又大叫著。

對於這個命令，密得力登上校，培特中尉和那駕駛員三個人，心中都覺得很為難過，但又不得不服從。當下祇好把車停住，三人跳下車來。他們又去攔住那輛水陸兩用的吉普車，請求車上的三個軍曹也下來幫忙，這真是有點近于莫名其妙。

當他們六人跑向前去，麻紋將軍那一派低沉的怒聲，又不住在耳際響動著。幸而還好，那頭驢子又正常又大方那種迂緩的態度，素來是為牠的主人所稱賞的，所以用不著他們如何驅趕得。

此際革旦諾在夢中也發生了一陣騷動了，而這們延續著最美麗的一種雷聲，實是他從來沒有聽到過的。

一會兒，六個人已把那車子包圍著，密得力登上校便跑上前去，想把革旦諾叫醒過來。可是，麻紋將軍的怒吼聲，更是比之以前來得響了。

『你幹麼？我叫你把這該死的狗東西推出路外去！』他高聲喝著。

『我們想叫醒那趕車的傢伙，讓他可跑下車來』。上校提起了嗓子回答。但這嗓子並不響亮，因為他也知道，這是不會得到有什麼好結果的一個回答。

『這對他太好』。把他也一起推下去！把整個狗東西都推下去！

六個人那裏敢說什麼話，祇有培特中尉，輕輕地說了一句：『最近一陣子這個老頭子大概沒有睡得很夠吧？』

上校便跑到驢子前面，把他拉到了路旁，然後又指揮著其他五人，着令站立在車子的左邊，聽他發施號令，便一齊動手，把這車子推翻。

『動手吧，快快推翻它！好一隊懦弱的人！還不趕快推翻它！』麻紋將軍仍在怒吼著。

于是，上校趕快發出號令，五個人便一齊動起手來。

可笑夢中的革旦諾，却正夢見着自己跨上了九尺長的一尾大魚，居然騰雲駕霧而去。在這情形之下，使他真覺得得意之至。

當這車子推翻下去時，右輪早把車軸壓碎了，它即帶同全部重量，向那壕溝中緩緩地滾落下去。而這驢子是不會有例外，也一起翻落了下去。他向來所懼怕的，就是這些壕溝，如今發覺到他自己正跌落在這壕溝中，不免哀聲慘叫起來。

革旦諾也跌倒在地面，且是跌得很重，也就驚醒了那好夢，祇覺既昏且醉，既驚且急，顯露着手足無措的樣子。于是一壁喊叫著，一壁又在說些什麼，却是語無倫次。

『密得力登！快把那頭該死的驢子槍斃了去！』麻紋將軍臉上又湧起一陣新的怒容，叫喊著。

上校一聽這話，血管幾乎都要凝結起來了。

『先生！這豈是聰明人所幹的舉動麼？』他像諷諫似地也在回叫著。

『該死的密得力登！你也想阻止我麼？這是我說的，你便遵照辦理吧！』將軍竟大聲地叫喊。



上校沒法可想，祇好拔出手槍來，對準了那正在喊叫著的那驢子的頭部，砰砰砰連放了三槍。

槍聲已過，革且諾還未把正常的狀態恢復了過來。他站在壕溝中，對著這些槍聲，祇露著非常驚異的樣子。

『好！我們走吧！我們不能光在這裏，把整天時間都化了去』。將軍又大叫。

當下，六個人都回歸自己的車中，當開車時，將軍又說：

『我們應該給這些人以一點教訓。可開駛到市政廳那兒去。這個城叫什麼名字？』他們去了，祇在那驢子旁邊，躺上了個革且諾，雙手把他那頭祇有中庸性的動物抱著，啜泣不止。

這裝甲車駛到市政廳門前，停下。培特中尉便跳下車來，從廣闊的行人道穿過去，踏上大理石的扶梯，一口氣奔入辦公廳。

『麻紋將軍在樓下等候著要見你，他有一點瘋急的樣子，請你須得快一點』！他打斷了少校和旁人的談話說。說完此話，又轉身走下樓去了。

少校却滿不在乎的，仍把桌上的公文歸入檔案裏。方又站起身來，跑出辦公廳。當已跑到半樓梯，忽發覺到自己不曾把制服穿上。麻紋將軍最重禮節，喜歡衣裝整齊，這是他素來聽得人家說過的。如今他祇穿著淡紅色長袂，褐色襯衫，未免不合于禮，不覺著起慌來，便又轉身上樓，打算換穿正式的制服。

『喂！你是什麼意思，要叫將軍等候著你？』密得力登上校又跑到樓梯下，高聲在

叫了。

『是的，先生！我立刻就下來』。少校回答了這話後，無法可想，祇好跑下樓去。少校跑到車前，祇見將軍正襟危坐著，正舉起左腕來，注視著那手表。少校乃向之行禮致敬。

『一分二十秒！咳！你使我等候了一分二十秒！好傢伙！你以為我能整天的等候你麼？你究竟是誰』？麻紋將軍高聲說。

『喬布路少校，先生！阿且諾城的最高行政官先生』！少校誠惶誠恐的自報履歷。幸而還好，爲了兩輪車的這一樁事，麻紋將軍至今尙餘怒未息，故不暇注意到少校的衣裝。

少校！義大利的那些兩輪車，對於我們的進攻上很有妨礙。你該把它們一起趕到城外，不准它們駛過那道橋進城！哼！這個城究竟叫什麼名字？

『阿且諾，先生！阿且諾城』。

『哦！阿且諾！不准那些該死的雙輪車進城，你聽得了麼』？

『是！先生！我即將照辦』。

『哼！什麼即將不即將！我認爲這還不夠快』！將軍又大叫起來。

『先生！我立刻照辦便了，同時並通知憲兵總部』。

『還是不夠快！哦！我要立刻就見之實行，不准他們再走車子！這城名叫阿且諾，密得力登，你得記著。少校，完全不得再走車子，你明白了麼？現在我們離開這個地方

走吧！你難道認為我能整天空閒著麼？」  
不待少校舉行敬禮，這裝甲車已如飛怒吼而去。

當少校回到辦公廳裏，也已想到不准車子進城這個禁令一旦見之實行，將引起如何的一個後果，它們對於當地的生活是有上如何重要的關係，他是完全明瞭的。

他在電話中，找到了阿且諾城憲兵隊長波維司上尉，說是奉了麻紋將軍之令，此後所有驢車一概不准入城，必須在橋東和硫磺提煉廠的西首停住。當他宣布這番話時，他的這顆心，有似繫上了鉛一般的沉重。

於是，他又吩咐門房西度，把全城官吏都召集到他的辦公廳裏來。一會兒，他們都來了。少校站在桌前宣布著：

『我會答允了你們，凡是美軍當局要在城中決定執行的每一件大事，我都得把來告訴你們。因為我不願本城成爲一個神祕之城。而凡事都取公開，使得大家都知道如今正在進行著些什麼，也便是這民主政治主旨之一。美軍當局現已決定一件事：由于軍事上的需要，此後不准驢車再行進城。』

大家聽了這個宣布後，不約而同的咽了一口氣。少校瞧到之後，便又說：

『我把這個決定宣布出來，心中也很是感到不快！但這是關於軍事上的需要，毫無辦法可想，實覺抱歉之至！』

## 第四章

第二天的早上，門房西度跑進辦公廳來。

『少校先生！門外有三個人，爲了關於車子的事情，要見你來談談』。他說。

『好！請他們進來』。

這三個義大利人雖屬貧寒，却是受人尊重。他們的來見少校，也是一種民主精神的表現；他們都是驢車同業中推選出來的代表，特地來申訴這樁事的。

他們都穿着破舊的衣服，但頗潔淨，每人手中都執着一頂布帽。當由西度送來三張椅子，他們即坐在少校的對面，圍成了一個半圓形。

『他叫什麼名字』？少校指着其中一人問。

此人大約有六十歲了，頭髮已是全白，額上縐紋重重，但瞧他的皮膚，却還帶上少壯的色彩。聞言，一躍而起，把那頂布帽在他粗大的手指間扯動着。

『阿且能帝，少校先生』！他高聲回答，並行了一個法西斯敬禮。

『我不是個聾子，請你在這裏說話，把聲音放低些』。少校說。

『我想把車子駛進阿且諾城的這個問題，在你的面前提出來』。這老人試把他的嗓音放低下來：『少校先生！我想告訴你我們萬萬少不了這車子。說到我們這些車子，它們有上二個木輪，少校先生——』

『我已瞧見過這些車子，你可毋庸細加描述了』。

他又向少校行了一個敬禮，說：

『但是，少校先生！關於木輪的音樂你可曾聽到過麼？我的車子的木輪，竟對我唱

過歌。少校先生！但它們所唱的，並不是法西斯黨歌或進行曲這一類的東西，也不是爲車輪軋軋之聲所構成，我確是聽清楚它們唱的是些什麼詞句。大概是去年夏天吧，有一日我駕車前往嵇阿耶山，在中途，這車輪竟唱了一支歌，也可說是一種預言。但當時我的朋友中有誰會相信這支歌！我的朋友，他們會相信麼？」他說到這裏，向著和他同來的其他二人望了望。

那二人也都把頭點點，但臉上毫無表情，大概正在構思應該說些什麼話吧。

「少校先生！你也愛聽這支歌麼？」阿旦能帝又繼續著說，他的嗓音却轉得更高了，好像他是在戶外的。

「這可不必！還是談談正事吧」。少校說。

阿旦能帝乃退後一步，解開衣扣，執着布帽，竟是唱起歌來。他所唱的雖不成調子，却也有高低可分，這支歌是：

「阿旦能帝先生，

美國人快來了，

美國人最公正，

尤其是對於車輛」。

「別和我開玩笑笑了！老頭子，像這些幽默的話，今天我們是沒有空功夫談到的。我極願幫你們的忙，祇要能提出合理的要求來。現在還是改談正事吧」。少校說。

「音樂已是奏過，不再有音樂了」。阿旦能帝却是這們說。

『那麼，你呢？你叫什麼名字？』少校又指著另一個問。  
 這個人略略帶點躊躇的樣子，並不像先前那人把布帽扭動著，露出任何興奮的神氣，他却是很畏怯地站起來。

『區耳巴，少校先生！』他想了好久方把自己名字說出，嗓音却是很低。

『你要對我說什麼話？』

『我要說的，是關於水車一部份的。少校先生！』

『是這般的麼？』

『你不准允我的水車過橋。但城裏一旦沒有了任何水車，城裏便斷了水，整個阿且諾城就有水荒鬧了。昨天從上午十一時起，城裏的人便沒有喝到水。車夫是個懶漢，害得他的妻女都快要渴死了！這全是爲了那座橋……車子……和——』

『如今，請另一位發表意見』。少校說。

那第三個人一聽這話，便立了起來。他是一個胖子，穿著得較爲漂亮，頭髮也用車油梳得光光的。他的那襲黑色外衣，在這個小團體中，要算是最最新式的。

『巴司耳，少校先生！』他先把自己介紹一下，然後很莊重而又和緩地說下去：『在這車輛的問題中，以關於糧食一部份爲最嚴重，少校先生！你一定可以見得到』，說到這裏，他們捫了一捫自己的肚皮，『關於這糧食的問題，我是有資格可以一談的。我在銀行中有存款，就是遭遇困難，也可得到接濟。但這阿且諾城裏其他的人們，可沒有這般的幸運呢』。

『快點往下說』。少校催著他。

『我們欲談的，乃是車子與糧食這二件事。你瞧到過我的車子麼？少校先生？』巴司耳說。

『或已瞧到過也說不定，我已瞧到過不少的车子了』。

『關於我那些車子的模樣，我想你也許能記得。你可看見，在每輛車的兩旁木板上，都有圖畫繪著麼？在這裏，有聖經的畫，有阿且諾的歷史畫，還有約新那麻耳省的故事畫——』巴司耳說。

『我早說過，對於這些車輛，毋庸細加描述。它們真夠把我悶死，已是說得不少的了！』少校忙又攔阻他。

『但是，你可沒有瞧到過我的車子，少校先生。在我的每輛車子上，有四幅圖畫繪著，都是取材于聖經上有關飲水的故事的——餅和魚的奇蹟，最後的晚餐，取食不盡寡婦的瓶子及佳奴婚宴上化水為酒的異蹟。這些畫中人，無一個不是胖子，甚至連耶穌都是胖的，這是我關照那個畫家，故意把這些人物畫得那們胖，好像我和我的依禮沙伯一般。但我認為這對於神物毫不褻瀆，因為我的車子乃是一輛運糧的車子，實把肥胖和快樂帶給一般人們啊。雖在他們之中，生活也有相當困難的，但可不關我的事』。巴司耳不辭冗長地說了來。

『你這話簡直是白費時間的！』少校說。——但是，所謂「白費時間」巴司耳何嘗不知道，其他二人也何嘗不知道，而且，就少校而言，已幾乎給這「白費時間的談話」

所說服了。

「少校先生！如今阿且諾城的百姓，既都在挨餓之中，我就是在鄉間，又怎能攜著車和馬，（它的名字便叫艾森豪威爾將軍，用以紀念我們的解放者）。挾著我肥胖的身軀，攜著我肥胖人物的故事畫，經行於各處呢？便不走入城來，祇一聽到這些情形，便使我心中十分難過的」。巴司耳又更是迫進一步說。但他還以為不足極波謔雲詭之致，又是這們說下去：你就是化上一星期的時間，去把各種通告讀上一個遍，決計讀不到美軍之來阿且諾城，是爲了要使人民飢餓死的這些話。這自然，關於這死驢的事情，在這通告裏也找不到有一句的！如此，關於這些車輛一切的麻煩，我們爲什麼要有呢？」

「該死的」！在這裏，少校祇能用英語罵上了這一句。卽又拿起電話，把線駁上說：「接憲兵總部」。等候線已接上，對方已有答話，他又回過頭來，對巴司耳憤然說：「請坐吧」。

「喂！憲兵總部麼？請叫波維司上尉。」

「波維司麼？我是喬布路。我有一件事，……」

「不！波維司！現在事情已是漸漸嚴重起來。我對於這車子的事情，已是下了決心。我們九天來辛勤的工作，都毀于麻紋將軍一句話之下了！這件事要受軍法裁判，我也很是知道，但我決計不能再曲徇他的命令！怎樣？……」

「我知道，這對我是風火很大的，但非如此做不可，我們總不能眼瞞著這些人民活生生地餓餓而死」。



『我應該如此做，波維司。如今城裏的人民，都在奄奄待斃之下了。因為車子如果不進城來，糧食也就運不進來。還有城裏的飲水，也是靠著車子來運輸，而你總當知道，這裏是沒有自來水的。再有人民早上到田野間去工作，也靠著車子作代步，正同美國鄉村間的汽車一般的重要，一旦拿去了這車子，就要寸步難行了！如此，豈不將全城人民都置之死地麼？你要知道，我不是上這裏來殺人的！』

當下，波維司上尉在電話中，顯然的和上校很有上一番爭執。終於，少校又說：

『波維司！現在憑著我的職權命令你，立刻開禁，放車子進城。關於違反麻紋將軍命令之處，由我絕對完全負責，……』

『喂！朋友！我們倘不乘此機會，好好地在此幹點事，恐將使他們法西斯化到底！好！由我担負全責，與你絕對無關』。

他們三個人靜坐一旁，聽少校打電話，却不懂他是在講些什麼，祇照他的面容看，還以為將要懲辦他們呢。這也難怪，在這積威之下，早養成了他們恐懼的習慣，自要認現在這個當權的人，定和過去那些當權的人也是一般的呢。

『如今，你們可以駕了車子進城了』。少校却把電話掛起，轉過身來對著他們這樣說。

他們乍聽之下，反而猶豫起來，有點不知所措的樣子。半晌，方始站立起來，把他們手中的布帽狂揮著。

『感謝你！感謝你！我們吻你的手』！他們又都高聲大叫著。

但這樣的表示，他們似還以為未足，肥胖的巴司耳又叫著說：

「啊！少校先生！這是從來不曾見過之事：窮人們竟可很自由地走進市政廳來，而他們的要求也能邀得允許的！」

「尤其是立刻就解決，不必一等就等上了兩三個星期！」阿且能帝又大聲大氣地喊起來，作為一種尾聲。

## 第五章

以前的法西斯黨黨部，是一所祇有一層樓面的建築物，如今這憲兵總部就設在那兒。當喬布路少校爲了那車子的事情，早上打電話來時，這辦公室中共有三人在著。除了這波維司上尉外。還有得刺般尼軍曹，算是部中祕書，公文都出其手。叔耳芝上士，乃是當值的憲兵。

「喬布路這傻小子，他準得有釘子碰了！而且，他還想把我們也拖下水去。」波維司上尉放下電話說。

「先生！他爲了什麼事？」得刺般尼軍曹問。

「關於車子的事情！這小子胆真不小，他竟敢違及麻紋將軍的命令，准允車子再進城來。」

「可是，話又得說回來，那個命令並不很對，照我想，倒是少校這舉動或者是對的。」得刺般尼軍曹說。

『倒是他是對的麼？』波維司托著面頰，露著驚訝的神氣：

『哼！說什麼對不對，麻紋將軍准得槍斃他，也許還運累及我們，倘若每人都隨心所欲，把命令來違抗，這軍隊還成什麼樣子麼？我們雖受軍事訓練不到多時，違抗命令總不好，何況還是將軍的命令呢！』他是十足的軍人派，雖則他從軍祇有八個月。

『是的！先生！』得刺般尼知道當他的上司談到這些話時，除了答應『是』之外，不能再有旁的話。

『唔！我已奉到撤消橋東和硫磺廠西首守衛的命令了。我自然不願跟喬布路找麻煩讓車子進城來，執行這個命令。但麻紋將軍萬一再進過這裏，知道了這個情形，我們就得都給他絞死！我們應得寫上一個報告，依事實說明，麻紋將軍命令我們不准車子進城，喬布路少校即推翻他的命令，這是爲保障我們自己起見。得刺般尼！你寫好了這報告，可把它送到師部的G組去』。波維司說。

軍曹又應了一聲『是』，波維司即離座而去。

『這是一個要不得的報告！麻紋將軍也許永遠不會再回到這裏來，就是來不見得會注意到車子的事情。可是，你如把這事情做成報告，少校就得倒足了霉！然而平心而論，他的這番舉動，確是一點不錯啊！』得刺般尼軍曹對著叔耳芝士說。

『請你別把此事付予我，我今天早上爲了自己的事情，已是找足麻煩的了！』麻叔耳芝士說。

得刺般尼軍曹乃從拍紙簿中，撕下紫色的一張紙來，在打字機上打著道：

「阿旦諾城憲兵總部波維司上尉謹致  
第四十九師部G——I組諾利司中校：  
事由：關於阿旦城的驢車。」

(一)七月十九日，奉第四十九師麻紋將軍之命，禁止全部驢車駛入阿旦諾城。並在魯叔河橋上及佳古巴屠硫磺廠前派崗防守。當即遵照執行。

(二)七月二十日，奉阿旦諾城行政長官喬布路少校之命，取消前令，撤去全部崗位。其動機，以車輛實為城中所必需，如無車輛交通，城中將不成局面」。

軍曹把報告寫成後，又自己唸了一回，然後說：

「叔耳芝！你以為這會找喬布路少校的麻煩麼？」他又把這報告高聲讀出：「不！關於那城中必需車輛的那一段，我認為或者對少校是有利的」。

「這少校同你究竟有何種關係？」叔耳芝問。

「哦！沒有！我祇不願見到一個人，做了好心沒有好報而已！」得刺般尼軍曹說。  
「如此，你為什麼不讓這份報告，在波維司上尉的公文堆裏消失了去呢？」叔耳芝貢獻一個意見。

得刺般尼軍曹向叔耳芝上士視了好一會，方站立起來，走至波維司上尉的辦公桌前，在一堆亂如秋草的公文裏，把這份報告夾入了去。在沒有新的公文加入以前波維司不會這堆紙張翻動的。

「這倒是很好的辦法呢」他又說。

在下星期的第一天，喬司比與喬布路少校遇見時，態度很帶點不自然的神氣，說：

『官長！對不起』！

『什麼事』？少校問。

『官長！對不起！你不是說，想要出去找那金髮女人娉奴麼？』

『喬司比！我從不會說過這樁事，你怎麼想得出來的』。

『官長，你想找娉奴的父親，我記得是有這樁事』

『這是有的，我的確想找他』。

『對不起，官長』。

『如此，你爲何又要扯到金髮女人這上面去』？

『官長！請你別開我的玩笑吧』！喬司比說時，扮上一個鬼臉。爲了他的扮鬼臉；

把疤痕皺摺了起來，使他的臉孔愈見憔悴。

『喬司比！你別戲弄我！我爲了要把出海捕魚這件事恢復了過來，方可使本城的人，除了麵餅，番茄和茄子以外，尚有其他東西可吃。而那娉奴的父親，據你說是漁戶中最受人敬重的一個。我的所以要找他，其理由就全在於此。你能給我約他來到這裏麼？』

『少校正色而言。』

『官長！我的連說對不起，便是爲此了』。

『你說這話究竟是什麼意思』？

『官長！他不能來瞧看你。那老頭兒說，他生平從未踏進過市政廳。他對於那些法西斯騙子最爲憎恨，但沒有知道你的和他們不同，所以不想來了』。

『喬司比！那毫無難辦之處我們就去瞧看他便了。我們準在今天下午三句鐘前去瞧看他』。少校把桌上放着的約會登記簿看了一下說。

如此一來，在這阿旦諸城中，又發生了一件破天荒的事，一位官長爲了公事竟去訪問一個平民了：這在任何人的記憶中，都不會有過這們一個先例的。在以前，一個人不問是他自己走進市政廳或是被捉進來，都非如何出於自願的。

在三點鐘以前，喬司比早把這樁事逢人便說，所以，當這時間沒有到臨，他們尚未出發之際，已有一大羣人聚集在市政廳前，一見少校和喬司比出來，他們便在後面跟隨着。

『這些人要到那兒去』？少校不免要問喬司比。

『這不過是一隊好事的閒人而已』。喬司比說。

『你們都回家去罷，難道在這個時間中，你們竟沒有什麼事情要幹麼』？少校回過頭去，用著義語說。

可是，這一羣人像似沒有聽得的，依舊跟著他們跑。

走下橋口經過石碼頭，又走過硫磺起運站和船塢；喬司比帶領著少校，也像帶領著這一批好事閒人，終於來到這漁船下碇處。

不一會，喬布路少校已是來到這湯麻新諾的船邊了，他的認識這條船不單爲了後甲

板上，這時坐了一個滿含愠色的老人，還爲了有燦爛耀目的「婷奴」二個字，兀自在船頭題榜著。當下，少校即將身一躍，到了船頭。

『對了！當權的人！你捉我去罷』。那個愠怒的老人說。

『不！湯麻新諾！我不是來捉你的。』少校說。

『如此，你爲何要帶手槍來？你就動手吧，把我槍斃了就行了！』那老人說。

『湯麻新諾！這手槍不成問題，我是隨時都帶着的。』少校說。

大概是爲了我拒絕那美國少校的召見，所以你來捉我的』。那老人又說。

『那完全是你的誤會了！』少校說。

『如此，你爲何把這個當翻譯的喬司比帶了來？要邀我去見那美國少校而被我拒絕的，就是他』。

『湯麻新諾！你不知道，我就是那個美國少校』。

『你倘不是要來捉我的話，爲何又帶領了這一羣人』？那老人略不向他看上一眼，仍又這們說。

『這是他們自己跟了來，並非由我帶了來的。我的不喜歡他們，正同你的不喜歡他們一樣。我想叫你和你的同業恢復出海捕魚，所以想來和你談談這樁事』。

『這是爲了什麼理由？莫非如此一來，又可讓我們給當權的人送錢了麼』？湯麻新諾含著愠意說。

『不是的，湯麻新諾！祇是讓你們送些糧食來，可使阿且諾全城人民的餓肚皮填飽

了！

『呀！好一個大慈大悲的當權之人！那老人不覺露著苦笑。』

『湯麻新諾！你不知道，我們美國人，原跟那些法西斯黨徒大不相同的！』

『唉！像這一種話，我也不知聽過有多少回了。佳百拉市長說他和瑪多革利市長不同，那後任納司太市長，又說他和瑪多革利不同。其實所謂不同的，祇是什麼賄賂金，保護費及稅率，一次比一次更行增加罷了！美國人，你要多少保護費？』湯麻新諾說。

『唉！湯麻新諾！這是你完全弄錯了！』

『唉！美國人！我年紀已是很老，在這新舊交替之下，我也不知見過了多多少少當權之人了！我不相信你真是會和他們不同的！』湯麻新諾說。

『老漁人！你須得再懂事些！』說到這裏，少校可有些動怒了：『如今阿且諾人民都已挨了餓，他們須得找魚吃。在你的老腦袋中，可會想到了這樁事？』

奈司比一聽這話，立刻走向人羣中去，說：

『真是奇怪得緊，少校先生正在說着：阿且諾人民都已挨餓，他們須得找魚吃，這二句話呢！』

『少校萬歲！少校萬歲！』于是，前排的人在複說這二句話後，立刻放開嗓子這們叫喊起來。

『他說了什麼話？』後排的人却不曾聽清楚，不免也在喊着。

『他認爲我們挨了餓，應該找魚來吃呢！』前排的人又高聲叫着。



于是，全體都喊起『少校萬歲』來了。

『湯麻新諾！我們大概需要六條船，你也能幫點忙，給我們安排一下麼？』這時少校又說。

『如此，應向那個付賄賂金？其數又是多少？』那老漁人仍是不相信的樣子。

『唉！湯麻新諾！你不必付什麼賄賂金，我們美國人是不要這種錢的！』

『哼！既不要保護費，又不要賄賂金，我不相信這些話！然則我們把魚捕獲以後，又得付上多少稅？』

『湯麻新諾！對於你們所捕獲的魚，除了應付的普通稅外，不另收其他任何的稅金。可是，你們的純益祇以百分之十五爲限，其餘的統須以之作漁人的薪金和維持船隻的費用』。

『哼！美國人！你不要保護費，也不要賄賂金，把捕魚得以後，又不要付什麼特別稅，這你未免太開我的玩笑了！』老漁人仍是不信。

『唉！老漁人事實確是如此，我爲何要開你的玩笑！我負責治理此城，所以對於養活全城百姓，認爲也是我的職責所在。他們既是吃不夠要挨餓，因此我叫你們出海捕魚，找些魚來給他們吃。上帝知道，我爲何要開你的玩笑』。少校說得很懇切。

『美國人！我現在方覺得，你確是和其他當權的人有點不同了！』老漁人不覺站了起來。但在沉思半晌後，却又說：『這究竟太是便宜了，必有詭計在內！』

『老漁人！你這話說得不錯！就事實說來，或許要行個詭計。那就是說，在你們出

海捕魚以前，還須先取得管理這個港口海軍方面的允許」。少校又半莊半諧的說了來。

「這個當權的年青年人究竟是誰？我得拿起大魚鉤來，把他的腦袋來敲破」！湯麻新諾把臉漲得紅紅的，像似真要動手的樣子。

「現在我們就去談判一下吧」。少校說了這話後，便同了湯麻新諾前往海港管理局，去見呂文司登海軍中尉。

「少校！你爲了什麼公事來」？中尉便向他問。

「我想派六條漁船出海去，爲阿且諾的人民捕魚，特地先來徵取你們海軍方面的同意」。喬布路少校說。

「這可辦不到」！呂文司登中尉說。

「爲何辦不到」？少校說。

「這事曲折太多，很不易辦，我們必須獲得駐義大利海軍司令的准許，這還不算，再須由他獲得駐北非海軍司令的准許」。中尉說。

「難道上峯沒有給予你任何權限麼？你爲什麼必須報告海軍司令」？少校說。

「你有所不知，這是關於整個海軍的問題」。中尉很是忍耐地說。

「中尉！我們都在共同作戰，請你別分彼此吧。照你想來，究竟有上那一種了不起的問題」？

「你所派出去那些捕魚的人，你怎知道他們不是意大利的海軍？怎知道他們不給德國海軍所收買？又怎知道他們祇是去打著魚」？

『這是你太過慮了！』少校忍不住笑起來，『這個人叫湯麻新諾，你也跟他談過話沒有？』

當下，湯麻新諾便向中尉行了一个敬禮。

『你懂得英語麼？』中尉問。

于是，少校又把話說入本題來了，他說：

『中尉！此城已在鬧着飢荒，魚確是少不了，倘沒這些東西來作著佐膳品，全城百姓就快要餓死了！你也能可憐他們，准許這些人出海捕魚麼？』

『萬一碰到水雷時，也許會把他們炸得一個粉碎！』中尉見少校太是熱心了，頗覺有些訝異，祇是取着守勢說。

『這個我可管不了！須知這是戰時，有些人死了，有些人還活着，原沒有什麼一定的！』少校說到這裏，又複上一句說：『你也能准許這些人出海捕魚麼？』

『我認爲這不是我所該准許的！』中尉仍是躊躇不決。

『中尉！除非你能准許這個請求；不然，城中倘有一個人不幸而餓死，我就得給你的上司專寫一封信，說明這都是爲你所貽誤。』少校說。

『我也許可替你想辦法。』中尉的意思有點活動了。

『這纔是對了！如今請你準備上六份圖表，對於這些漁船駛到什麼所在，可以不致碰到我們所安置的水雷，須正確地指出來，而于後天交給我。在這圖表中，祇須指明那個海面可以行駛漁船，並不必指出那個地方有水雷。讓我向那些人特別吩咐着，不要越

出這個水界之外就是了」。少校說。

『遵命！先生』！呂文司登中尉似已失去自主的能力。

少校却不待他理智恢復，卽同湯麻新諾走了出來。到了管理處的門外，湯麻新諾

問：

「他說了些什麼話」？

「他有許多話很是不中聽。湯麻新諾！可是我有一件事關照你，你倘如真的出海，你的漁船說不定會碰着美國的水雷。便是你自己，說不定也會受傷」。

「我什麼都不怕，祇要能出海捕魚就好了，少校！謝謝你」！老漁人說。

「不，不，湯麻新諾！我該反感謝你照顧那些漁人！你吻你的手」！少校這話是意有所指。

「你確是和別人不同的」。老漁人望着他說。隨又轉身向那婢奴號漁船下碇的石堤方面跑去，一壁跑又一壁喊，好像在對他的漁船說：「我們出海捕魚了！我們出海捕魚了」！

## 第六章

老漁人湯麻新諾，在有一天的早上，前往市政廳訪問喬布路少校。當他踏進「西達宮」，並向少校的辦公廳中跑去時，他扭轉了頸項，四下張望，好似不勝訝異，活像是美國到來的一個觀光者。

「早安！湯麻新諾！」少校瞧見他來，却是非常高興。

「我不想這般做的！」然而，那老漁人的臉色，却又由訝異而轉爲愠怒了。

「做什麼？湯麻新諾！」

「就是說踏進這權威的所在——市政廳，這是我一輩子都沒有的事。但我的妻却硬逼著找來」。

「她爲什麼要叫你來呢？」

「她說我該向你回拜一下，因爲你已紆尊降貴地到漁船上來找過我。她要請你今晚到我們家中去吃糖果這是出于我女兒媵奴自製的」。

「請向你的太太說一聲，我很高興接受她的邀請，雖則他的先生不很願意給她傳遞消息。湯麻新諾！今晚九時好不好？」少校說。

「不管是八點，九點，十點，這沒有什麼差別」。老漁人很爲冷淡的樣子。

「好！我準于九句鐘來。什麼地點？」

「我家就在域多利街九號，實是簡陋之至」。

「剛敲九句鐘，少校果然來敲這域多利街九號的大門了。老漁人卽開門延納，但他對於這位嘉賓，並無半分的快意表示出。

「請進來」。他好似很抱怨的說。

既走進了門，少校想和他握手，但在洞黑之中，却是無法辦到。

「我們還得爬上很多級的扶梯呢！」湯麻新諾悻悻然地說。

但在實際上，却有一段扶梯。走盡扶梯，步入一條燈光明亮的走廊中。復由湯麻新諾的引導，從這走廊走入一間很狹窄的客廳內。不過，一看到這間客廳裏，幾乎擺滿了椅子，立刻證明了湯麻新諾並非不講交遊的人，因為就阿且諾城中說來，這是座上客常滿很顯明的一個證據啊。除了椅子之外，只在一個角落裏，放上了一架巨型的無線電收音機。中央却擺着一張圓桌，爲了這客廳的狹窄，坐在兩邊椅子上的人，都可把手伸到桌面上去。

少校走入這廳中時，却見已有二人坐在那兒。對於這二人的出現，頗令少校爲之一驚。

「噢！少校！你也來了？喬司比對我說，這老漁人有一雙美麗的女兒，他已給我找定一個。喬司比真不壞！」波維司上尉說。看去他好像已吃過幾瓶酒的。

「官長！晚安！」喬司比說這話時。神色間却是十分不安，他萬料不到少校也會來的。

「喂！你既有這種好事，爲什麼不告訴我？真是該死，我確不知道這是你常到之處的。」波維司上尉說。

「不，我到這裏來，也還是第一遭！她們中祇有一個曾在教堂中見過一面，我對於她們却一個不認識。」喬布路少校放低了聲音說。

這時，體重足有二百五十磅的湯麻新諾的太太，捧了一盤糖果，從廳房中出來。  
「我的天！我的天！」她一見少校，即放上糖果，這們地叫起來。不由把她整個肥

胖的身軀都在搖動着。除了她的丈夫外，沒有一個人見了不笑。

喬司比即跳了起來，向少校給他介紹，她的名字叫露沙。

『少校先生！我在这裏瞧見你，覺得十分高興！』她用着乾啞的嗓子說。

『小姐們又在那裏？』喬司比心很急地對她說。

『你可到寢室中去找到她們，或者能催促她們自己打扮得更美麗些』。她說。

喬司比聽了，便站起身來，向寢室中直走了去。少校一瞧到這情形，倒不免有些着慌，對於她們是那種女人，暗暗有上一個忖度。

過了一會兒，喬司比一手拉着一個女子，走了來了。顯然的，他已對她們說明了一切的情形。所以，婷奴即逕直向喬布路少校那邊走去，和他握手，坐在一旁。同時，那個黑裏俏的菲萊西司加，却跑去和波維司上尉握着手，也坐在他的身旁。

『少校先生！你該多作一點運動！上星期日我在教堂中，聽到你在喘氣啊』。婷奴用着義語說。

『實在是爲了去得太遲了！我幹着別的事情，竟把時間忘去，迫得我只好飛跑了去，這樣子真太不好看了！』喬布路少校說。

『別的沒有什麼，你却把這位般蘇維季與神父急壞了！他當時煞費周章，已是暗暗給我瞧出』。婷奴說。

『你常到聖安葛魯堂去的麼？』少校問。

『不，喬司比對我說知，你要到那裏去，我想看看美國少校究竟是如何的一個模樣，

所以去的。平常逢着禮拜日，我總到般泥笛提泥堂去」。婷奴說。

「那麼，你覺得美國少校究竟是怎樣？」少校說。

「他很響地喘着氣，有同般泥笛提泥漏了氣的風琴一般」。婷奴說。在這裏，少校不禁大笑了。

「這是我手製的糖，請你吃一塊」。婷奴說。

一個人對於這種邀請，却是不容易拒絕的，少校便拿了一大塊糖在手中。一時間廳中各人暫時停止了談話，都拿起糖果來吃，祇聽到一片咀嚼聲。在這吃糖之際，喬布路少校不禁在想：這倒也是很有趣的一樁事情，爲了吃糖果，竟召開一個夜會。但這恐怕僅是其中的一個節目吧？

「很好」！他便很大胆地這們說了一句。

「這是一個什麼地方，我們還不是到了一間糖廠中來了麼」？波維司却用英語說得更爲忠實。

「我們來跳舞吧」！婷奴又一躍而起。當即走至收音機的旁邊，收聽莫斯科所廣播的音樂，一壁又在說：「莫斯科常有很好的音樂廣播着」。

喬布路少校便幫同菲萊西司加，把中央的那張圓桌，移到收音機旁邊去。波維司上尉却跑至露沙之前，伸出了兩臂說：

「胖娘，來吧，我們同跳一次吧」。

露沙一看他的姿勢，便已懂得他的意思，也卽一笑起立，和上尉一齊舞了起來。但



經不得打上幾個轉，這位胖娘早已憊得什麼似的，頹然倒在椅中。

然後，方是波維司同了菲萊西司加，喬布路同了婷奴，一對對地起舞著。

『少校先生！這裏太悶了，我們可找點新鮮空氣去』。婷奴說。

『好的』。少校立刻表示贊同。

『我們可從這邊溜出去』。婷奴說。

她即領了這位市長。穿過一個木門，來到一個小洋台上。他們憑欄而立，向着天上的繁星仰望著。

『你喜歡這裏麼』？婷奴問。

『在我的半生中，從沒有像今晚這般的愉快的』。少校說。

『這倒奇怪了！你現在離家很遠吧』？婷奴說。

『不，就事實上來說，這佛羅梭薩也可算是我的家鄉，我的雙親就從那兒附近一個小城中遷往美國的。所以我離家並不遠』。

『不，我的意思是在問你，從美國的那個地方來』？

『播祿枝，婷奴』。

『播祿枝，又在那兒』？

『紐約』。

『如此說來，播祿枝是紐約中間的一部份麼』？

『但有時在我想起來，却認為這紐約城還是播祿枝的一部份』。

「那麼，這播祿枝地方可好玩？佛羅梭薩的人到那兒去日子可是好過？從阿且諾去的人又怎樣？我頗想到那兒去一趟。」

「就我的父母說來，他們是從佛羅梭薩遷往的，這日子確是好過之至。他們在原籍國是窮苦的農民，這日子並不好過，這因為那兒的農民大多數都是如此。但一到了美國，我父親就獲得了好的一份工作，在一個大學俱樂部裏當茶房，環境頗屬不壞。那兒有同市政廳一樣，椅子都是皮製的，四壁都以木板來鑲嵌。到了最後，我母親有上一副洗衣機器，我父親也有上一輛汽車，我認為他們的生活，確是好過之至了。至就我個人而言，却認為美國的生活，並不常是如何的好過。」

「少校先生！這是爲了什麼？」

「唔！這理由很是不易說得。你要知道，我是在美國生長大了的，常有很廣泛的一個需求，比現在所已有的來得多；究竟何以要如此，却是很不容易解釋的一樁事。」

「關於美國的那些大學，我曾在銀幕上瞧到過，你可曾進去唸過書？」

「這可不曾。我在十六歲那年，便離開學校。那時正在招考司機，我便把自己的年紀說大二歲，前去應試，結果却得錄取了。如此的當着貨車司機，直至二十歲爲止。有一晚，聽得一個朋友說起，市政府正在招考工作人員，他慫恿我也和他一起去應試。我說恐怕程度不夠吧，但他却以爲不妨去試試。我便去報了名。結果，共取了一千一百名，我也很僥倖的，取在第一百七十七名，給派在稅務部裏當了一名書記。我自問工作做得很不壞。但後來市長却是換了人，和前任的不屬同一黨派，便有大批職員被開除，我

也在內。因此去向我的岳母借了一筆錢——」

「哦！我的岳母？你已結過了婚麼？」婷奴不免截住他的話頭，攪問一句。

「是的。現在讓我說下去。我把這筆錢借得，便在播祿枝開了一間雜貨店，做起老闆來。僅是過了二個年頭。爲了社會的不景氣，生意很不好做，便及早把這店盤去。我便又跑回城中，找尋舊日那種工作。他們却在衛生部中派了我一個事。後來考升第三級書記，不久便升爲第二級。當我被徵入伍時，每週的薪金已增至四十二元了！」他又很詳細地說了來。

「那麼，你太太呢？她大概很爲漂亮吧？」婷奴說。

「不錯！她很爲漂亮，至少在我瞧來是如此。同時她也很能幫助我。可惜在她的左頰有上一個疤，不然，她當更爲美麗了。我的岳母是意大利人，所以她的膚色也帶點黧黑，頗有點兒像你。在若干方面，不由使我見了你，又想起她來！」喬布路少校說。

當少校說話之際，她祇是仰望星空靜聽着，如今，却有把頭垂下，向那黑烏烏的街心望上一眼。

「我們進去跳舞吧」。她說，却把木門推開，步入廳中。少校便也跟隨在後面。

波維司上尉却在裏邊，把湯麻新諾的酒盡量喝着，醉了之後不免脾氣大發。少校乃向他婉言相勸，卽同喬司比，把他扶了歸去。

少校回歸寓所，也卽解衣就寢，但不知爲了什麼，心頭却有說不出的難過。翻來覆去的，兀自睡不着。直到晨間三點鐘，方給他想出了這道理來，正合了喬司比先前所說

的那一番話！咳！一個人遠離家鄉，從紐約的播祿枝，來到這意大利的阿且諾，確是有一點難堪，怎還會使他感覺到不快意呢！

## 第七章

直到第二天，波維司上尉還宿酒未醒，心情頗屬不佳，很懶怠地坐著，把兩腿直擱到辦公桌上。這時得刺般尼軍曹不在辦公廳中，祇有叔耳芝上士在當著值。

「喬布路少校那傢伙，辦事雖屬不壞，可是講到爲人，却是太煞風景了！天呀！我們昨天正在玩得興高彩烈，他却板起了一張面孔走過來，硬生生地逼著我回家去。」他對著叔耳芝上士說。

可是，叔耳芝上士不會說什麼話，大家便也沉默下來。於是波維司上尉打呵欠，伸懶腰，又向窗外凝望上半晌，態度頗如無聊。一會兒復站起來，在房裏踱方步。

「我頗想有點事來幹！不久他又坐了下來，打著呵欠說。

他又照著先前的樣子，把背脊靠在椅中盡力地向後壓過去，而把兩條腿擱到桌上來。不料，當他正想如此幹去時，却把桌上的文件推倒了。

「天呀！我遲早該把這些文件清理一下的！」他說。

他便俯下身去，把這些零亂的文件，從地上拾起來，又按着種類，把它們歸入卷宗裏，用不着的，便把來棄掉了。

「天呀這是什麼？」他在此際，又拾起一方紫色的紙條來，然後又唸着上面的句

『(一)七月十九日奉第四十九師麻紋將軍之命，禁止全部驢車駛入阿且諾城，並在魯叔河橋上及佳古巴屠硫磺廠前派崗防守。當即遵照執行。』

『(二)七月二十日，奉阿且諾城行政長官喬布路少梭之命，取消前令，撤去全部崗位。……』

波維司上尉唸到這裏，在案拍上一聲說：『該死的』！  
就在此際，得刺般尼軍曹走進辦公廳來了。

『喂！到這邊來。』波維司上尉向他叫著。

『是！先生』！得刺般尼立刻遵命。

『這是什麼』？波維司上尉便拿起這紫色的紙條問。

『先生！這是關於驢車入城的報告，是你吩咐我寫的，你還記得嗎』？得刺般尼接  
來一看，冷冷地說。

『你說得很對，我記起來了。唔！我曾關照你把它送到那兒去』？

『先生！師部的 G-I-L 組』。

『該死的！那麼，你爲何不把它送去了』？

『先生！我是放在你的桌上，等你批准後再送』。

『該死的！那就些現在送去吧。我要親眼瞧著你，將它投入送到師部去的信袋中』  
。上尉當然有些不開心，但因自己對於桌上的東西不會好好注意得，却不能怪得他人。

得刺般尼軍曹便坐了下來，把地址寫好；將文件裝入信封中，當著波維司上尉之面，投入信袋中。第二天下午，信差到來，便把信袋取去了。誰知，得刺般尼軍曹在那信件上，故意把收件人的名字寫錯，波維司上尉却不曾注意到。

## 第八章

波維司上尉並不能稱得是君子，他在背後，對著喬布路少校很有一點閒言閒語，但一和少校見了面，却又執禮甚恭，而且是非常友好。

就他們二人之間說來，除了共同的言語，可把他們聯系在一起之外，現在他們又同認識了一雙姊妹花，足慰他鄉作客的寂寥，這又多上了一個連鎖，使在他們友誼之間暫時不致發生任何顯著的裂痕的。

在有一天的同進午餐間，他們又談起了關於女人的事。關於這些談話，他們的意見，和一般寄居國外的美國人，一樣大致是相同的。

『今天晚上我們不妨再去瞧瞧她們，你看怎樣？』上尉提議。

『很好，這是怪有趣的』。少校表示贊同。但當他說完了這句話，却有暗自驚訝著，對於上尉的這提議，爲何響應得如此之快，又是如此之高興！上尉把女人看得很輕，猶同商品一般，正和意大利的西瓜，葡萄和紅酒，可以隨意買賣。少校却反對這種思想，他的態度完全不是如此。

然而，饒是如此，上尉邀他到女人羣中徵逐著，立刻他就很高興地答允下了。當

他回想到在湯麻新諾家中的那一晚，那些膠黏的糖果，他對於自己過去生活和他的太太所發表的那一番言論，以及歸來後爲了深夜失眠所感到的一種寂寞，覺得對於這全部的經過，都是有點不同尋常的。

可是，思想起來，却一點都不奇怪，實是很平淡而近于實際的，也可說是一種標準的寂寞感。凡是寄居異國的人們不論是美國人，英國人，或是德國人，甚至是日本人，大多數都有這們一種寂寞之感吧！喬布路少校心愛他的太太，而深以離開了她爲憂。但經過了若干時候，却得和一個可人兒接近。這個可人兒不但是十分美麗，還是對他同情的。他開始發起愁來了，不免談起留在家中他所心愛的那位太太。跟著又感得可怕的寂寞，不覺更使他躍躍欲試，要去和那可人兒接近著。在這裏他不免有點責備自己起來了。然而，如要試令自己不再去想她，却又是做不到。

像喬布路少校這般的心事，也非他一人所獨有，凡是身居異國，陷入這可怕的寂寞中大多數的人們，大概都是如此的。便是波維司上尉，也有愛人留在家裏，其情形也正與喬布路少校相等。唯一不同之處，却是他們二人人格的方面。

于是，那天晚上，這二位人格不同的朋友，却懷著相同的心情，走進了域多利街九號的屋子中。

『少校先生！我有好些話要對你說』。婢奴一見到他，便伸出手來挽著他，一齊走入寢室中去。

她卽向床上坐下，少校却坐在梳粧臺旁邊的一張椅子中。

『少校先生！我有一些情事想問你』。她說。

『什麼事情』，少校雖不能猜到要講些什麼，但不管是什麼，照他想來，大概總可以使他高興的。

『你以爲這戰事，便是這義大利的戰事，什麼時候可以結束』？

『這個問題太重大了，我們不談它吧！我整天所聽到的都是戰事，實在覺得頭痛，還是不談爲妙』。他發覺到這不是他所喜歡討論的，便這們說。

『但我却具有特別理由，想要知道這椿事。照你想，還要打多少日子』？婷奴說。

『這個我怎能知道！如要知道，須先懂得我們的作戰計劃，如要懂得作戰計劃，須先參預軍事祕密，便是我真能參預軍事祕密，却也不便告訴你』！少校說。

『可是，少校先生！你不妨胡亂地猜一下』。

『這倒可以。我想大概還有兩個月光景吧』。

『如此，等那兩個月過去後，如要釋放我們義大利的俘虜，還要多少時候呢』？在這裏，少校却立刻懂得她的意思了，便道：

『莫非你有一個情人，已是成了俘虜了麼』？

『他是被俘，或是戰死，或有其他情形，我可都不知道，這真糟糕極了！我要和你談談，就是爲了這個緣故。你要知道，我和喬琪耶快要結婚了』。

『如此，你究竟要我幹點什麼事』？

『少校先生！要請你替我查一查，他究竟是不是被俘了』？



「這樣，我倒還要走遍俘虜營，問一問阿且諾城婢奴小姐的情人，究竟在不在那兒呢！」

「不必如此。你總該有上一張俘虜的名單吧？」

「不，我祇是阿且諾城的行政官，這些事不在我的範圍內。」

「少校先生！你總得幫我一點忙。不瞞你說，不知他的下落，比之知道他已是死去，還要來得難過呢！」

「關於這種事，每天也不知有多少人跑進我的辦公廳中來查問。現在我祇能對你說，這不是我所該管的事。戰事正不知何日方能了，在這尙在作戰之中，我們萬不能替那一對對的情人，設上一個問訊處啊。」

「請你不要這樣說！市長先生！請你不要這樣說。承你待我很好，我認爲……」

「你的很客氣地款待我，是不是爲了這樁事？你叫你的父親招我到這裏來，是不是也爲了這樁事？你認爲如此一來，我便可以替你找尋你的情人了！」少校說到這裏，霍地站立起來，復又向下說：「我很爲抱歉！關於我辦理公事的態度，你並不會了解得。其實你如有什麼事情要我辦，盡可到我的辦公廳裏來，倒可給你和別人一樣的公平待遇。至把我請到家中來，給我糖果吃，却是多餘的。」

## 第九章

關於這驢車達令的報告，雖經得刺般尼軍曹故意寫錯，寄給別人，但是沒有効用，

那個收件人打開報告，細讀內容，知道它是誤遞了，便加以糾正，着令送到適當的收件人那兒去。

這個適當的收件人，便是第四十九師 GIL 組組長的諾利司中校。當把這報告送在他的桌上時，他爲了公務煩忙。實在沒有功夫把這報告從頭至尾細讀一遍。他祇把關于麻紋將軍下令不准驢車開入阿且諾城的前半段文字讀過，即拿起鉛筆，在這報告的角上批著：

『按照常例，歸入師部卷宗普遍存藏。另再特製一份，寫明「供麻紋將軍參閱之用，」送交密得力登上校』。

當他寫畢以後，便將這報告投入送件筐裏。

數小時後，有一個書記走來，把這送件筐清理著。當即將這報告製成三份，存入師部的卷宗裏，它們一份歸憲兵方面，一份歸私人方面，一份歸領區情報方面。祇要一經歸檔，它們永遠地沒下去了。此外，這書記又遵命特製一份，送給密得力登上校和麻紋將軍。這位書記先生，在工作上最講效率，不願多費功夫，延誤公事，對於打字又十分精細，以致關於這報告中究竟是說些什麼，他却无暇分神去注意得。

當下，他即把這四份報告，並那紫色紙條的原件，仍放在諾利司中校的收件筐裏。

在這諾利司中校的手下，却有一個百特中尉，乃是一名副官，他的好奇心最重，常常不願擾亂中校的清思，當中校在披閱公文時，他便鑽在背後偷偷來閱讀。當作戰命令剛剛寫好還未送交團部指揮官之前，他又常常想要察知它的內容。

但他的這種好奇心，也有上一個好處，當他閱讀這些文件時，却比諾利司中校和他的書記更要來得細心。

在這書記把這報告製成了四份的第二天，百特中尉清早起來，精神大好，穿好衣服，刮好鬚子，不暇進得晨餐，即跑至諾利司中校的桌前，把他的收件筐翻閱著。

當他翻到這宗報告時，便把這報告從卷宗裏抽出，從頭至尾細讀一遍。當即把這卷宗仍放入收件筐裏，却把這四份報告和那紫色紙條的原件取了來，在他自己桌上的公文堆裏夾放著。

到了午後，諾利司中校到外邊開會去了。百特中尉却把這四份複製的報告和那紫色的原件取出，又將那書記叫到他的桌邊來。

『這些文件你已閱看過麼？』他問。

『是的。先生』。他口中是這般答應，心中却有點着慌，生怕是打錯了什麼字。

『唔！少校做得並不錯』。中尉却祇是這們說。

『他是做得不錯的麼？』書記並未細讀內容，祇好沒頭沒腦的說。

『那是很容易瞧到的，他確是做得頗不錯。不過，這參閱的那一份倘給麻紋將軍瞧，這少校可就糟糕了！』

『是！先生』。書記唯唯而應。

『你可把這些歸入卷宗裏，關于那參閱的一份，我自會關照的』。百特中尉說。

『是，先生』。書記又唯唯而應，即把那些報告接過去。

『麻紋那傢伙很不易纏，有一次會把我申斥了一頓，爲了我不會做得一些事。這少校我却不能不認識，但他倘若竟爲了這件事觸到霉頭，可有些不大值得』！中尉說。

『是；先生。但你可不能教我受累啊』！書記苦著一張臉說。

『不，你可毋庸過慮』。中尉忙安慰他。

可是，那書記却不能不爲這件事而擔憂上幾天，終于，他把勇氣鼓起，向著中尉問：

『先生！關於送給麻紋將軍參閱的那份報告，究竟是如何的處置呢？你沒有把它丟去吧？諾利司中校會向我查問此事的』。

『我確是巴不得把它丟了，但我可沒有這胆量！你總知道，在阿爾及爾的那條郵線上，我們已丟失了很多的東西，現在我即把它放入送往那兒的郵袋裏。也許……』

『偶然一次有目的的丟失，或許是會碰到的』！書記頓時如釋重負，帶著微笑說。

## 第十章

這些漁船得居然出海捕魚了。當第一次開出之際，喬布路少校還親自去把他們歡送著。城中的百姓爲了快有魚可吃，也是異常的興奮。

那天全部漁船回來，把所捕得的魚，一起都過了磅，共計有三千二百磅之多，可謂豐富之極。而且，更是難得的，所得之魚，全爲上等貨色。照著歷來習慣，把魚分作四等，最大的一等，每條代價五個里拉，次等四個里拉，再次等三個里拉，最小的一等，

一個里拉。那天捕得的魚，五個里拉的上等貨色，却是居著過半數。

第二天，却比第一天捕獲得更多，這總數幾達三千五百磅。

第三天也不差，仍是超過三千磅。

漁市場中萬分喧鬧，呈現著空前未有的盛況。但因生意太好，漁販子應接不暇，致使這些擁擠不堪的主顧們，有許多人購不到貨色，祇好敗興而去：這不得不認為遺憾的。

至就漁人方面說來，單是恢復出海捕魚一事，已是夠使他們興奮的了；如今他們出去的漁船，既是遭到順風，所捕獲的魚又是如此豐富，獲到很厚的利錢，他們又安得不狂歡起來？簡直是有點得意忘形了。

在第三天的晚上，他們之中有人去見湯麻新諾。

『湯麻新諾！關於這出海捕魚，都是少校先生為他們出的力，你以為你該代表我們去謝謝他麼？』他們說。

『爲了我的太太露莎強迫著我，我更到市政廳去看過他一次。但我很是討厭那個地方，現在再也不願去了！』湯麻新諾心頭雖也有說不出的喜悅，但他在答覆這句話時，並不帶着微笑，也不如何的興高彩烈。

『如此，我們改派呢奶路去，你以為好不好？當今天出海的時候，就談論過這件事，對於那少校我們都是出自衷心的感謝的』。一個年青人名叫司甘叔的說。

『呢奶路是我們漁人中的領袖麼？』湯麻新諾對於這個建議表示反對。

『不是的。但你倘如真個不願去……』司甘叔說。

『婷奴是個港口最好的一條漁船，所以，照我想，給這條漁船採取其名以爲船名的這個人，該是前去致謝市長最適當的一個人』。新諾把眉兒繃起了說。（但他說這話，却是有另一個主意）。

大家都以爲這個主意不錯，可是，呢奶路却對他說：

『不過，我們都想在旁邊聽聽，你囑咐你的女兒，究對少校去說些什麼話？這不是爲了別的，他生怕這個憂鬱成性的湯麻新諾，會叫他的女兒去說些什麼怨謗的話。

漁人們便趕往湯麻新諾家中，把婷奴找到了。

『婷奴！我們將派給你一份差事。阿旦諾城的全體漁人。着你代表他們去見少校先生……』湯麻新諾說。

『好的，倘如你叫我……』婷奴把頭垂下說。

『我要你對他說，爲了能夠出海捕魚，我們很爲高興……』湯麻新諾說。

第二天早上八句鐘，婷奴果然去了，西度引了她來到喬布路少校的座位前。

『你會對我說，倘然有事要找你，該來你的辦公廳。現在我來了』。她很倨傲的說。

『我很後悔不該說這句話，我的心中至今還是不安』。喬布路少校示意西度，着令走出後，方是這般說。

『你真是這般的麼？』婷奴說。隨又把她那柔和調子更是加強些而粗。她說：『這

在你確是該如此的。你太不客氣了！

『我也自知失言，真是後悔不迭。關於你所想要知道的事情，我已經在替你尋求著。』少校說。

『你是指我的喬琪耶而言麼？你已否將他找到！他可是作了俘虜了？她又完全恢復了溫和的口氣。』

『這倒還不會弄得清楚。不過，關於俘虜的話，過幾天我可以告訴你一些。』

『真是可以麼？少校先生。』

『可以的。婷奴。』

『哦！少校先生！我感謝你，我感謝你，我吻你的手！』

當喬布路正是朦朧臃腫的在想著，可否把她的手來吻上一下，她却已跑向門外去了。

他一口氣向家中跑了去。父親見了她，問她關於漁人們囑咐她的話她是否已對少校說過。她說，已是說過了。是的，她已是說過了。隨又伸出手臂來，把她父親的頸項圍環著，吻着他的兩頰。

『我的小婷奴！你莫非瘋了吧？』老漁人也略略貼着她，很憂鬱的說。

## 第十一章

佳古巴屠送給喬布路少校一封信，其內容很有趣味，却是這般說：

『那艘愛琪奧號輪船，係沉沒阿且諾海岸一二公里外的淺水處，有船桅在水面露出。這條輪船真正的物主，便是齊亞諾，他是墨索里尼之婿，曾任過外相，是一個可鄙的人物，義國和希特勒締盟，就是由他之手。』

他原是載運滑機油往得利安司特的，經過阿且諾時，又加運生硫磺一萬噸。當它停在港口等候著，尙未開往得利安司特之際，忽給潛艇放出魚雷，將它的船尾擊中。顯然的，這是當它在阿且諾和約新那麻耳上貨之時，給這潛艇窺見了。

當即有白煙在該船四周瀰漫著，但那船主却是一個很能幹人物，立即開足馬力，彎彎曲曲地行駛。誰知剛抵那淺水之處，又給第二枚魚雷擊中，便沉沒了。大概正把它的推進軸擊中了吧。

可是，船中那些貨物，對於阿且諾和鄰近其他城市人民的生活，却有很大的價值。聽說已有一個浮塢開來本港，最近給英國飛機擊沉的一艘小漁船，昨天已爲他們由海底撈起來了。

關於政治問題不談。我現在所向你請求的，請來上一個建議，趕速撈取這艘輪船。倘能實現的話，那船中所載貨物，都是當地人民在日常生活方面所迫切需求的。我也願將那批硫磺出售，所得利益，全數撥歸阿且諾，作種種公共事業之用。

佳古巴屠謹啓

喬布路少校讀到了這封信，最最吸住他的眼睛的，便是『所得利益，悉數撥歸阿且諾，作種種公共事業之用』這幾句話，在市政府方面，經費很是支絀，剩餘的公款既不



多，罰款的收入也是有限，即以之支付市府人員的薪水，都要感到不敷的。倘然海軍方面願意把這艘愛琪奧號輪船撈起，那他便可將船中那些貨物出售，而以所得利益，作全城各種公共事業之用。這在他確是值得一試的。

他自從爲了恢復出海捕魚，曾向呂文司登海軍中尉竭力勸說而取得其同意後，他們倆即不會再有交談的機會。現在他爲了這件事，又想打一個電話給呂文司登海軍中尉，不由又想起了那上一次的談話，爲求有實效起見，他決定了非採取一個新的戰略不可。

『我是阿旦諾港呂文司登』。中尉說。

『喂！中尉！我是喬布路。我要對你說，最近有不少人告訴我城中人民對你很是感謝』。喬布路少校說。

『爲了什麼』？中尉帶著懷疑的口氣。

『爲了他們有魚可吃了；而爲了他們有魚可吃，城中的情形也比前大不相同了，你也覺得奇怪不奇怪？最近有很多人跑了來，叫我代他們向海軍方面的人表示感謝。我想，這個人便是你。今天早上，老巴能佳（現在我將他當作市長）又來問我，可否由他私人出名，寫給你一封表示感謝的信』。

『這是事實麼』？呂文司登中尉表示著濃厚的興趣。

『當然是事實。我當即對他說，我可代他向你致謝。便在我個人方面，也是要感謝你的。喂！朋友！除了「等三號口糧」外，在這一連幾個星期內，我們簡直吃不到其他東西，如今忽能吃到鮮魚，大可變變口味了！』

『不錯！那些「第三號口糧」確是不堪入口之至』。呂文司登漸漸地中他之計了。『在每天午餐的中間，我現在都能吃到魚。我每一吃到魚，就要對海軍方面暗暗感謝著，爲了他們能開禁准許漁船出海。這真合了「每飯不忘」這句話』。喬布路少校說。

『是的，我們這裏的海軍俱樂部，昨晚已有魚吃了。這個俱樂部頗不壞，乃是我發起了辦的，你已知道麼？其實，也祇是借用了一間小房子，好給一般海軍軍官到此散散心』。呂文司登顯然地已是中計了，當他說到這裏時，又把語調放低，很親密地說：『你如有空的話，請過來喝一杯。已有幾箱威士忌酒給我找到了』。

『我遇到有空，當然要來喝上一杯的』。喬布路少校說。

『天呀！在這個令人頹廢的地方，我也很想找到酒來喝了』。中尉說。

把「頹廢」兩字加在他所治轄的地方的上面，這在喬布路少校當然有些不大高興的，但現在他正在進行一種工作呢，不得不勉強湊合著對方的意思說：『不錯！這確是夠叫人苦悶的！你道是不是』？

『哼！苦悶麼？據我想，倘有人要給這個舊世界進行一種灌腸工作的，他們就該把橡皮管向這個地方插進來。』中尉說。

『然而你們海軍中人，總要比之別人會得享受一點的』！少校摸不著對方說這話的意思，所以不能出之于對方所期望的那種談話，祇可這們說。

『我們雖是這般做，對於別人舒適的生活，並沒有什麼損害呢』。中尉說得很謙

恭。

『我的打這個電話給你，就是關於捕魚的事特意向你表示感謝，你在意大利人民的心目中，如今已是成爲衆望所歸的了！』少校仍是回到原來的問題上。

『不管怎樣，我很喜歡給他們幫上一點忙』。中尉說。

『不管怎樣，我得向你千感謝萬感謝』。少校也依着他的口氣說，然後『喂，我剛要把話筒掛上，忽又想起一件事，這是我在前日聽到的。在這個事件上，你又可使用你的名義，做上一宗好買賣，而獲得更多的朋友了！』

『什麼一回事』？呂文司登中尉好像一條飢餓了的鯨魚，已是躍然而起，預備着在吞食那安排就了的香餌了。

『在港口東面海堤的附近，有船桅露出在水面，你可瞧見了？唔！有一艘輪船聽說會沉沒了在那兒，船中除了一批硫磺之外，還有其他貨物，都是日用必需品。我想，你們的浮塢日內如果不是十分忙的話，可去把那艘輪船撈起來。人民方面可以獲得許多貨物，自然更是愛戴你，你就可辭職來當市長了！呵呵！』

『哈！這個主意確是不壞！但須先獲得上峯的允許，不過也非難事！謝謝你這番好意』！中尉說。

『應該由我謝謝你！我不久便會來找你，喝一杯威士忌酒』。少校說。

『好的！不論那個時候來，我都是歡迎的』！中尉說。

當他把電話掛上，又暗自想着：『這傢伙的心腸真不壞！但你如不認識他，却是

不會知道的』。

## 第十二章

老漁人湯麻新諾的客廳裏，高朋雲集，笑語喧鬧。可是，少校和婷奴却兀自在談著話，並沒有理會得他們。少校說：

『唔！我可以把探得的一些情形告訴你：上週有一批俘虜解了來，由第九隊的長官簽發給他們每人一份文件，說是：「凡攜此文件者，得由其離家最近的俘虜營予以開釋」。但我們並未聽到有釋放義大利俘虜的消息，所以曾去查問此事是否屬實』。

『今天早上，已得到第九隊的人關於此事的答覆，據說，這是新決定的一個政策，我們如能把義大利俘虜釋放，對於士氣民心，一定都有絕佳的影響的。雖是這們一來，難免有少數喪心病狂的義大利軍官，放走出去，仍繼續為德國人效力，可是由這政策施行下在大多數城市中所獲得的好處，定可和這政策抵銷而有餘的』！

『那麼，大概在那天釋放呢？』婷奴很興奮地說。

『我們還要把他們甄別一下，然後再分別送往最和他們家鄉靠近的俘虜營。最近正有大批俘虜從約新那麻耳方面送了來。如須實行釋放，恐怕還得等待一個星期吧』。少校說。

『你有沒有去過他們的拘留所？』婷奴說。  
『去過的，就在今天』。少校說。

「那兒究有幾個阿且諾人呢？」

「據我所知，也有幾個。」

「哦！那麼，你可曾和他們談話過？」

「有過的。」

「你沒有看見……？」

「婢奴！他沒有沒有在那兒。我先是在名單上，找尋不到他的名字，後來又問過好多個阿且諾人，都說不會知道得他的下落，所以又特別跑到那兒去瞧瞧。」

「少梭先生！你真是仁慈之至了！」婢奴露着很感激的神氣。

「但在以前，我却也太粗魯了！」少梭說。——他在同時也想告訴她，他在過去所以會如此地粗魯，一者是爲了一個正在寂寞中的人不喜歡聽到某一些事情，二者是爲了他已在開始喜愛著她，三者是爲了他的感情不願意給她利用了以獲取她所需要的東西；可是他終于不會說出來，他的所以不會說出來，大概也是爲了她詞鋒咄咄，迫人太甚吧。」

「你想，喬琪耶也會在其他的俘虜營中麼？」婢奴說。

「這可是不能說的了！」就他的語調說，又突然地冷起來。

「如此關於釋放俘虜，又在何時可以讓我道呢？」婢奴說。

「大概總在下星期內。我已盡可能的都告訴了你！唉！我不該對你說得如此之多的！」

『當心著！你又要粗魯了！』婢奴却帶著笑故意挑逗他。  
『這是爲了什麼緣故，我很想對你說，但現在我可不說了』。少校說時也帶着笑。

### 第十三章

關於打撈愛琪奧號輪船的計劃，由喬布路少校完全安排好，然後交由呂文司登中尉之手執行。中尉也悉心辦去，進展頗爲神速。他在二十一日調用浮塢，二十四日已將這愛琪奧號輪船打撈起，到了二十七日，工人們早在準備起運貨物了。

在上午十時四十五分的時候，工頭向工人致了訓詞。這批工人約有四十名，却是良莠不齊。這是爲了阿且諾人都在忙得不可開交之中，對於這勞工的供應，也就感到困難了！因此有許多工人是來自域外的，連得從未作過工的那個懶漢菲大，也濫竽充數的，夾在他們的中間。

在這工人隊中，却發見了一個生客，他生得一表堂堂，眸子也很是有神，祇從外表看，已是比衆不同了。他的說話頗爲動人，並說得很上流的義語。對人也和藹而可親。

當工頭訓話後，他就和四個工人在交談著，那懶漢菲大，便是其中之一。

『你們可聽到有什麼消息』？那生客說。

『關於什麼的消息』？內中一個工人問。

『關於德軍反攻的消息。我整個早上都在發著悶，就爲了這樁事情』。

『這詳細的情形究竟是怎樣的』？又一個工人問。

『據說德軍二十二日已開始反攻，到了今天清晨，像已到達頂點，正打算把美軍趕入海中去。看來這消息倒好像很確實』。

『照你看來。將有怎樣的變化』？其中一個阿且諾人說。

『唉！我的所以發悶，就是爲了這個緣故！唉！我不該向你們談論到這些事情的』！

『爲什麼不好談論呢？』一個工人說。

『還是把那詳細情形告訴我們吧』。另一個工人說。

『我如果說出來，不但要使你們不好過，也有點對不住美國兵，所以，還是讓我悶在心中』。那生客很聰明，瞧清了大家的弱點，又故意這們說。

『還是告訴我們吧，還是告訴我們吧』。害得大家中又向他 求著。

『唔！既是如此，讓我說給這個人聽吧』。他一眼已瞧出這懶漢菲大是個愚蠢無知之人，堪以作他傳佈謠言的工具，便拉著菲大說。

于是，他把菲大帶往一旁，祇見他對菲大耳語著，菲大的面龐却逐漸地慘白起來。終於，又見他離開了菲大，而走入工人隊中去了。

在這裏，這無知的懶漢已是深中其毒，倒一點不懶了，即向這工人隊中跑了去，不假思索地說：

### 第三十章

『德軍已定于上午十一時，進襲阿且諾港，在一架飛機之下，施放毒氣』。這個謠言好像煙霧一般的，在工人隊中散佈了開去，于時，就在一剎那間，他們開

始的不安和騷動起來了。

此時，距離十一時還有二分鐘，這一般義大利工人的簡單頭腦裏，已是充滿了恐怖。那工頭却正在叫喊著，着令衆工人開始準備工作。當起重機已是發了熱，工人們便依照訓令，分爲各個小組。

可是，工人們却已是很有組織的，把這項謠言在推進著，每當二個人碰了頭，一個便問：『你可聽得說……？』另一個却把頭點點。

一會兒，十一時已過了三分鐘，大家齊往愛琪奧號輪船上去工作，忽聞有軋軋的飛機聲，起于他們的頭上。

這是一架定期的郵機，每天上午準在十一時要在阿且諾飛過的，可是任何的義大利工人都很容易把它忽略過。敵方情報人員却知道得很清楚，即以之供他們傳佈謠言之妙用了。

當這飛機保持著一千尺的高度，在阿且諾城的上方飛掠而過時，衆工人都舉頭望著它。

『這就是了！』那生客忙跑到菲大的面前，向他耳語著。

這懶漢還有什麼客氣，自然又把這句話傳佈開去，立時把一衆工人都驚嚇得在發抖。

『我們將是怎麼辦？』他們祇能互相詢問著。

『港口是個目標，我們正處在目標的中央呢』。另有些人這們說。



『這些毒氣，究是用彈筒投下來的？還是直接向我們噴射的？還有些人在說，這們亂嘈嘈的，這恐怖的情形，在人羣中已是到達了頂點了。』

『呀！我已嗅到這毒氣了！』那生客忙又舉起雙手來叫喊著。顯然的，他對於這個勾當，是有相當的經驗的。

於是，他又轉身向城中奔去。大家都發了慌，自也一齊逃跑了。

懶漢菲大却作一九三二年以來第一次的奔跑，以前他爲了他太太的分娩，她懇求他瞧看在上帝的面上，快去把產科醫生接了來，也會這們地奔跑過一回。

『快快躍進水裏，方可救你自己！』又有些人在喊。

當下，便有八個人跳下海中去。其中却有二個不會游泳，結果，還得人家把他們救起來。

和懶漢菲大一起逃跑的，就是名叫新拱的一個青年，身體很是強壯。

『我們該怎麼辦？』他露出非常慌張的神氣。

『我們別跑得太快！我們還有的遠的路要去，須得把氣力好好保留著』。菲大說：他們便比先前跑得慢一點。

『我們究該怎麼辦？』新拱又問。

『如要抵禦毒氣，快拿手帕掩着你的面孔』。菲大看見的在前面的人，有以帕掩面的，便是這們說。

兩人便都拿手帕來把面孔掩着。

『你可曾嗅到這毒氣？』新拱通過了手帕問。

『嗅到的，真的，我是嗅到的！』菲大說得很是像煞有介事。

『毒的氣味怎樣？』新拱一壁問了他在跑，一壁又問。

『毒的氣味嗅起來，像似佳古巴屠硫磺廠的煙味。』

『你能夠確實信得，這不是佳古巴屠硫磺廠的煙氣麼？』新拱在靜悄悄地約奔了三十步後，又是這們說。

『不，那是毒氣。』菲大在喘息著。

『你沒有覺得怎樣吧？』新拱爲了體氣尚佳，所以還未喘息，今見菲大氣喘不停，倒認爲他真個中了毒了。

『我知道這毒氣對於人們的忍耐力最有影響的，我們須得把力氣好好地保持著。第一，我認爲我們不該跑得那們快。』菲大說。

他們便又把脚步放緩，比前跑得更慢了。

這們一路跑去，正要來到菲大的家門前。這時菲大的太太卡梅琳奴爲了聽到前面一隊工人奔跑聲和脚步聲，也走到門外來瞧看，即向跑在後面的人，高聲詢問著，究竟是爲了什麼事。他們通過了手帕回答著，說是放毒氣。但這卡梅琳奴素來對什麼都是懷疑的，並不相信他們的話——直至最後爲了一些事，方改變了她的態度。

『天呀！我的眼睛大概沒有欺騙得我，這不是我的丈夫，正在奔跑而來麼？』她忽地叫喊了起來。

這那裏會有錯，和著新拱一起，很疲乏地向她奔了來的，不是菲大還是誰。這些事確是可怕一點，所以會教他也奔跑起來了。如此，放毒氣也許是確實的！她自語着。

當菲大跑近身旁時，她也伴着他，緩緩走入街心中。

『究竟爲了什麼可怕的事，也會教你跑起來？』便又向他問。

『毒氣！德軍放毒！』他上氣不接下氣的回答。

當我們在港口工作時，忽給毒氣所襲擊。它的氣味有些人還嗅到，好像硫磺的氣味。但我認爲也許就是硫磺的氣味。新拱却向她解釋着呼吸如常。

『如此，那是毒氣，又是誰說的呢？』卡梅琳奴說。

『一個生客』。新拱把這話回答後，又把德軍反攻這故事給她複說了一遍。

『菲大！你還是別跑得太快！你瞧，你快要倒下來了！』卡梅琳奴說。

菲大此時臉色慘白，確有點站不住了，便也樂得跑慢些。

『所謂有毒氣一說，我可不能相信！』卡梅琳奴說。

但就在此際，却發生了幾件事，使她不得不相信了。一件事是：有一個人正在未往工作之前，喝了一瓶酒而生病，如今却躲在路旁嘔吐着，有一羣人圍着他。當他在嘔吐中掙扎了過來時，第一句話便是呻吟着在說：『毒氣！毒氣！』！

大家看見果已有一個中毒者，不由得害怕起來，立刻紛作鳥獸散，爭先恐後的快逃命了。

在工人們的中間，有一個名喚羅發素的少年，他在幾星期以前，曾在孤兒院教堂中當着牧師的副手。因此，第一件給他得到的事，便是到教堂中去鳴鐘。衆人一聽到這口鐘，竟是不依正常的時間響起來，自然很爲驚惶。尤其是那些已知道有德軍放毒氣這故事的人們，更是慌張得厲害。便是那些不知道這故事的，也紛紛在詢問着人家，究竟如何一回事。不多一刻，便有很多的人，在街上跑來跑去的問訊着。卡梅琳奴一瞧見這情形，在她的態度方面也不由得起了變化了。

當下，卡梅琳奴，菲大，新拱，這三個人，便一齊跑入市政廳前的方場內。那裏已集合了很多人，也都是慌慌張張的，誰知菲大已是疲乏之極，竟是跌倒在地上。新拱乃把手帕作扇，向他扇動着。卡梅琳奴却是啜泣不止，認爲她那不幸的丈夫，真個已是中了毒氣了。同時，類此之事，在這方場裏也發生了不少件。

此時，喬布路少校也知道了這件事情了，便走到市政廳的陽台上來，把他的手高舉著。

頓時間，一切喧鬧的聲音，也就漸漸地平靜下來了。

『這祇是一個可笑的謠言，所謂放毒氣一節，實在並無其事』！少校高聲喊着說。

『你怎麼知道這祇是謠言……？菲大躺在這裏已是快要死了……！我已嗅着了毒氣……！』在人羣中也立刻把這些話喊出來。

『喬布路少校便跑進屋中，打一個電話給呂文司登海軍中尉。

『喂！中尉你好麼？』少校說。

『很好！謝謝你！你幾時可到這裏來，我們大家喝一杯？』中尉十分誠懇地說。  
『我隨時都會來』。少校說：『可是要請問你，今天城中是否發生了什麼非常的事  
情？』

『是的，却是奇怪得緊張。我已把輪船撈起，你大概已是知道吧？』中尉的聲調有點帶着緊張。

『當然知道。這件事你真是辦得很不錯』！少校說。

『真是這般的麼？』中尉的口氣間有點猶豫：『可有却有事情發生了，今天早上我把工人召集，正要把貨物起運出，他們却一哄而散。但我並沒有不把工錢付足或其他的  
情形，竟弄不清楚究竟是什麼理由。你可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關於放毒氣一層，你大概沒有想到吧？』

『什麼？放毒氣！你簡直是發了瘋了！你爲什麼要說這句話，莫非存心要折我的  
台』？

『不是的，中尉！完全不是的！祇因有奸細混入你的工人中間，向他們亂放謠言，  
說是德軍要向這裏放毒氣，把他們駭怕得什麼似的，便都臨時逃跑了』！

『這都是事實麼？唉！倘是如此的話，我倒是很爲高興，我並沒有鬧出什麼亂子  
來』！

『我一定幫你的忙，準在一小時內，給你把這些工人重行叫回來便了』。

『謝謝你！老友！這樣一來，可把我心裏的不安解除了』！

『這是我該謝謝你，你把這件事竟是辦得這們快！而且，更有使我非常佩服的，你在海洋方面，竟能想得到便辦得到！』少校又竭力地恭維他一下。

『這算是不得什麼的！喂！今天下午到這裏來喝一杯，好不好？』中尉很高興地說。

『謝謝你！我心中正有一個小問題，想找你來談談。照我想，可能幫我的忙的，祇有是你了』。

『祇要是可能的話，我無有不願幫忙的！你于五時三十分趕了來，好不好？』中尉說。

『五時三十分，我恐怕趕不上，請改爲六時吧』。少校說。

『那就六時好了。謝謝你的約會』！

『中尉！還得謝謝你！這是你約我的』！

呂文司登把電話掛上時，却頻頻把頭搖着，心中也兀自在想：

『咳！祇從第一個印象裏，你確是無法把一個人就鑒定下來的……』！

『喂！我已獲得確實情報，關於所謂毒氣襲擊這裏一節，不但是現在沒有，便是將來也不會遇到，你們確是實足安全的』。當下，少校又跑出陽台說。

下面却轟轟然的，在人羣中起了一片不信任之聲。

『你瞧！我在作著深呼吸，却是一點都不受影響的』！少校說了這話，即當著他們的面，很誇張的作上了二三個深呼吸。

『這危險祇在街心方面，你在陽台上呼吸，當然是受不到害處的！』當有一人在下面喊著。

『好！那我就跑下街心呼吸給看！』少校說了此話，真個跑了下去，在街心作著深呼吸。

這時候，菲大瞧見他的妻和友都替他在憂慮著，還認爲自己真是中了毒了，便大叫道：

『不好！我自腰部以下，都覺得已在麻木了！』

『哈！懶漢菲大！這不是什麼新鮮的事情！』少校也叫著。如此一來大眾都不覺噓笑起來。同時，他們也就站到少校的一方面去了。

『在巴陵諾街和大更挪街的轉角處，我會把這毒氣很清楚地嗅得著』。一個工人說。

『好的，你們可跟我去看看』。少校說。

於是，少校便帶了一大羣人，來到這兩條街轉角的地方。卽站在路邊，又深深地呼吸上一回。

『從這裏！再經過三重房子，就是漁市場，你在這兒嗅著的，就是這一種的氣味』。他又大聲地說。

『不過，我在大教堂附近域多利街與咪回米街的轉角處，也把這毒氣嗅得著。』另一個工人說。

少校是一點都不憚煩的，當然又帶了這一大羣人。來到那個轉角上，當著大家又作著深呼吸。

『你們在這裏嗅得的，祇是一些硫磺的氣味，倘然再能留心瞧看時，便有一股黃色的烟撲了來，這不是硫磺是什麼』。少校便又大聲叫著。

『但是，這一次襲擊的中心點在港口，在那兒真的有毒氣嗅得了！』又有另一個工人說。

少校聽了，便又立即前往港口，揀選了幾個地點，都作上一回深呼吸，他最後所作的一個深呼吸却和愛琪奧輪船的船邊靠近著。

『現在，你們那一個是願意仍回去工作的？』然後他又這們說。

於是，除了二個人外，全體都願立時復工。一個便是那個生客，早已逃得不知去向。另一個，是那懶漢菲大，這一天已是夠他受累，再也不能工作了。

## 第十四章

人們的預料，往往難於作準的！這一次打阿爾及爾線寄往的郵件，却沒有遺失去，竟安然到達了。新派來在那兒管理收發郵件的，是一位軍曹，便把這郵袋的鋼絲綁帶截斷，把它載來的郵件着手分選起來。

『喂！菲萊克！我們美國人真會做紙上工夫！你看，這些從前線——這些從本該打仗的前線寄回來的文件！而竟能不影響于我們的打勝仗，我真有點不明白！』他對一個



書記說。

『在這些紙上工夫方面，莫非又鬧出什麼亂子來？』軍曹菲萊克正在翻讀一篇小說，因而不注意的這們探問著。

『你看，這一個郵件，收件人是第四十九師的某人，寄件人也是他們第四十九師的人，却一路的把他寄到這裏來，豈不糟糕之至！咳！我們真是太不講效率了！』他又說。

『是的，真是糟糕之極！』菲萊克軍曹說。

『那麼，菲萊克我應該如何地處置它？』

『唔！你可把它投入『無法投遞』的信籃內，假如照你看來，它是並不重要的話。這是我們常常做的』。

『菲萊克！這個辦法可有點不對呢？』

『爲什麼不對？對於紙上工夫做得太多，你剛才不己是在嘆息著？如此，多上一紙或少上一紙，又有什麼關係？』

『不，也許這一件恰恰是重要的』。

『唔！那麼，可一瞧看它的內容，究竟是在講些什麼？』

『那是關於阿且諾城車輛的報告。下面又是說麻紋將軍發上一個命令，禁止車輛入城，喬布路少校却違抗這個命令的這些話』。

『哦！是關於麻紋將軍的事情麼？就把它丟了吧！』

『那不行！我可沒有這胆量』！他說了這話，就把這個文件，放入送回前線的郵袋裏。

『現在我要看書了，你別再把他打擾吧』！弗萊克說。

於是，那軍曹又督率著小兵班，把這些郵件繼續分選起來。

喂！且聽聽這一回事！這是一個上尉給遣送回來了，其原因，是爲了他的行爲，不合上一個軍官。天呀！我不懂得我們怎麼會打勝仗的』！過了幾分鐘後，他又說。

## 第十五章

下午六點鐘剛敲過，喬布路少校踏進了海軍俱樂部。

這給呂文司登選作俱樂部的屋子，却在那間別墅的樓上，這時已有十二位軍官坐在那兒了。

『喂！你真有本領，一下子就把這個亂子弄平下來了，你是怎麼就能着令他們復工的』。中尉說。

『說來真是好笑，我好像一個吹笛人，今天早上竟把鼻孔吹起笛來了』。少校說了這話，又把他怎麼用鼻嗅遍全城，證明沒有毒氣襲擊那一翻經過，完全告訴了他們。

這些海軍軍官們把這個故事很是聽得津津有味，並認爲喬布路少校對於這樁事確是辦得不錯。

『現在我想起來了，你剛才不是對我說，有些什麼心裏事情要對我說說吧』？呂文

司登說。

『是的。正爲了以前各事你都做得很爲成功，所以我想也許可以……』

『如此，你我可要閒靜室去談談麼？』呂文司登很有禮貌而十分鄭重地說。

『就在這裏也不妨，好在並無什麼不可告人之事』少校說。

當下，他便把阿且諾城已有七百年歷史的那口鐘談起來。他認爲本城人民需要一口新鐘很爲迫切。並認爲這口鐘可象徵著阿且諾的自由，不是給他們聽得西達宮鐘塔上有鐘聲打響，不會令他們覺得已是獲得有真正的自由的！

不過，這不是隨隨便便的一口鐘。那麼，究竟是什麼樣子的一口鐘呢？於是，他又詳細地敘述起來，以爲：（一）要有悠揚悅耳的聲韻；（二）不可有一些些的裂紋；（三）要有義大利人有關的一些歷史意義。

他把這故事很婉曲地說了來，倒立時就能找得了他的聽衆。這因爲海軍人士素具有敏銳的觀念，那是出之于傳統的。所以，對於這鳴鐘的意義，他們很能把握著。而且，也很是給這鐘聲所感動了。

『呂文司登！這就是我心中所欲說的話！我想給他們找回一口適當的鐘；照我想來，在我生命中任何各物，沒有比它更爲重要的了！』喬布路少校結束了這個故事後，又加上了這們的一句。

『待我想想，我也許……』副艦長魯泊生說了此話，又在房中踱來踱去了一陣，然後復繼續著說：『少校，我想，你所需求的那口鐘，也許我能給你找到的！』

『你真的能給我辦到麼？』喬布路少校很高興。

『我想，我倒是可以的。』副艦長說。

你倘然真能把這件事辦得到，我很想轉請海軍方面辦理此事呢！』喬布路少校說。

『少校！這件事却是如此的。有一艘「科萊利」號驅逐艦，這是取了一個義籍美國人之名以爲艦名的。你們大概都知道它吧。凡是驅逐艦上，總有一口鐘，爲了要使全艦的人都能聽到它，不致誤却看更的時間，這鐘聲須響亮而清晰。照我想來，我所最愛聽的，却有司梯文生號艦上的鐘聲，世界上任何愛好的事物，恐都不能超過于它吧？不知道你們的意見可和我相同？至現在還在戰爭期內，時常鳴鐘當然是不可以的，不過艦上的鐘聲有代表全艦的意義，却是不會有錯誤的。由此看來，艦上的那口鐘，不是和城中的那口鐘，有上同等的性質吧？』副艦長滔滔汨汨地說了來。

『這話很是不錯』。喬布路少校凝望著窗外，像是在想些什麼，祇是漫應上一句。

『這位給取以爲艦名的科萊利，是一個艦長，在上次大戰時，曾在這裏地中海上立過功，爲了那時的義大利，還是我們的盟邦呢。此次「科萊利」號的參加進攻，就是爲了這個緣故。凡是我們海軍中人，大概都能想到這件事情吧？』副艦長又繼續說下去。

『是的，我們在前幾天還談過這件事』。副艦長手下的一個通訊官說。

『少校！我認爲這個關係很是不錯呢。』副艦長說。

『也許是的』。喬布路少校又應上一聲。

『然則對於艦上的那口鐘，你認爲能使他們出讓給我們麼？你是那們喜歡你的鐘？』

難道你肯把它讓給別人麼？呂文司登爲了不欲失却喬布路少校所給予他的那種榮譽，忙又向他問上一句。

『這樣的一件事，倘能經上正當的請求，我想可以把它辦到的。所好的，這「科萊利」號的艦長杜琳，是我同班的一個學友，他在足球場上，常常作著我的代替人，交情相當的不錯，倘由我去找著他，一定可把他說服下來的』。副艦長魯泊生說。

『且慢！待我來想想，我記得昨天所收得的密碼電，都經我繙譯過，其中就有說起這「科萊利」號的。副艦長！你也能記得它麼？』通訊官說。

『哦！不錯！在密碼中確有得提到它，那是說它將要駛往那裏。唔！你可會記得這密碼中究竟是怎麼說的？』副艦長說。

『先生！那是一個祕密！那是不能發表的』！

『哦！我記起來了』！副艦長說到這裏，把頭抬起，又繼續往下說：『少校！我想，你所需求的那口鐘，我們可以給你找得到』！

『這倒是我未曾想到的！倘然認爲你可以……』喬布路少校不會把這話說完，也就站立起身來。同時，便向他們告退了。

『倘然他把我們海軍中人認爲毫無本領的，這一次準要叫他大吃一驚了！祇在一週以內，我們便可給他找到那口鐘。這「科萊利」號將于後天駛到附近的港口，我祇記得這港名的第一個字母是V字，却不曉得它是怎樣的發音』。副艦長說。

『約新那麻耳』。呂文司登也發音不正確地說。

『是的，便是那個地方。我想馬上就跑到那邊去，也許便可把這口鐘帶回來』。副艦長說。

你真的以爲能把它找了來麼？呂文司登說。

『杜琳是一個最容易說話的人，祇向他要便了』。副艦長帶著微笑。

## 第十六章

爲了歡宴喬布路少校，却要開上一個晚會了。說起這造因很爲特別，一半固是因爲對著少校有上真正的好感，一半却爲了這波維司上尉心想找得一個機會，和湯麻新諾家一雙姊妹花中之一來玩玩。

『天下午繙譯員喬司比走入憲兵總部，去見波維司上尉。

『上尉！你好麼？他有意要討上尉的好。

『好的』。上尉說。

『你也歡喜阿旦諾麼？』

『喜歡的』。

『你可喜歡我點小趣味麼？』

『當然是想找一點的』。

『那麼，你爲什麼不再去找菲萊西司加玩玩呢？』

『你說到她那裏去麼？哼！到處都是她家裏的人，實在毫無趣味』。

上尉，可是你要知道，我喬司比是一個專辦約會之人。

「喬司比，那麼照你說，該怎麼辦？」

「我看，不如開一個晚會吧。」

「這也不好，又將和羣衆混在一起了！我們可否辦一個私人性質的？」

「你可想起喬布路少校麼？你以爲他是怎麼的一個人？」

「哦！不錯！我們確是應得想到他。他是一個很有趣的人，我有時雖嫌他太煞風景些，但結果却仍是喜歡他。前幾天他在午餐時會對我說起，他別的不需要什麼，祇需要義大利人對他的好感。在這裏，却給我想得一個辦法了，那便是我們該替他開上一個晚會。我想。我們不妨再裝點著說，這個晚會乃是義大利人給他開的呢。」波維司上尉爲了喬司比能說英語，竟忘記了他是一個義大利人了。

「這個很好！我喬司比原是專辦約會之人。」

喬司比！照我的意思說，這個晚會你應把它辦得堂皇些，所有到會的人，應把少校老佳古巴屠都包括內，自然還得有一些好看的女人。」

「是！我看喬司比原是專辦約會之人。」

「此外又要有好酒，我們能找得些香檳麼？」

是，可以的。我喬司比原是一個專辦約會之人。」

「我們倘然真能把一個大規模晚會辦成時，遇著某上尉要和某小姐溜之大吉時，一定可以得到成功，不致成爲問題麼？」

喬司比祇是向他霎霎眼，沒有什麼回答。

『我的所以討厭小晚會，就是爲了這個原因，不論那個離開會場，都要給任何人注意到，因此，我們應得辦一個大規模的晚會』。上尉又說。

『上尉那你打算要請多少人？』喬司比說。

『這個我不知道，你去找幾個義大利人，把它決定一下吧。你要麵粉的話，我也可找給你，我們駐守的那個別墅中。就有很多的麵粉貯藏著。哈！喬司比，那兒還有許多備有床褥的空房間呢』！這一回，却是輪到上尉霎眼了。

『你想，會期定在那一天？』喬司比問。

『越快越好！下星期五如何？』

『是！我喬司比原是專辦約會之人』。

如是的過了二三天，在喬布路少校所收到的郵件裏，便有上一份請帖，上面用義大利文印著道：

『茲定于七月二十七日星期五晚八時三十分假座露沙別墅歡宴

喬布路少校閣下敬請

光臨

阿且諾居民委員會謹啓

喬布路少校把這請帖置放在桌上的墨水壺前，口中不住地唸著上面的字句，像很好



## 第十七章

這是一個陽光燦爛的早上，阿且諾城中喜氣洋溢，原來釋放俘虜就定在這一天。

游子不論在那一天能歸得家來，當然都可算得是好日子，何況，又恰恰遇著這陽光燦爛的早上呢？於是，大家都在唱著歌，高叫著：『回家來，回家來！』

關於釋放俘虜的消息，當局在事前並無什麼預告，祇有喬布路少校會對婷奴說起過。（她可沒有告訴任何人）可是，一到這事實快要到臨以前，就會很快地把這消息傳佈開去，頃刻間早鬧到大家都已知道了。

當這個消息傳到城外時，那些女人們本能地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立刻提高喉嚨，傳給其他女人聽。還有城中的那些女人們，他們站在市政廳前的行人道上，已瞧見他們從沸味每街轉入昂白杜第一街來的了，但他們並沒有就跑上去迎接他們，反而把喉頭緊閉著，回過身來找尋他們的朋友，把這個驚奇的消息傳佈開去，說：是『阿且諾的男子們回來了』。

然後，這些已聽到這個消息的女人們，這些站在那兒確已瞧見他們回來的女人們，還有這些給上面那些女人叫了來的女人們，一同跑到市政廳前的行人道上，等候著他們的到來。

戰後使男子們受盡苦難，固是事實，可是，女人也並不如何好過呢！有些女人，爲了她們的男人，倒在床上面痛哭，渴望著男人來拊摩著他們的胸脯而加以安慰。有些女

人，沒有收到她們男人的來信已有很多時候了，當去告訴他們密切的朋友時，却發覺到對方已收到了男人的書信，更使她們心中覺得酸楚萬分。還有些女人，幼子已能牙牙學語了。走到她們的前面，把眼睛張得大大的，吃驚似地問：『爸爸我的爸爸究竟又在那裏？』使得這做母親者這顆心兀自跳動著，却不能有什麼回答。

那些站在市政廳前人行道上的女人們，其中也有與男人們爭吵過的，但現在早把過去的這些爭吵忘却了，祇把種種快意的事情回想著，像如：給男人在半夜間爬上床來而驚醒，男人回過頭來大笑，某種香煙的嗅味以及某種酒從瓶中傾出之聲。而不論那個女人，長日地為她們的男人就憂著，已有很久很久了，現在却已等得有點不耐煩。于是，祇能用手握著喉頭，或是去拊摩著鬆弛的髮卷。

從街上跑過來的男人，也已把站在那兒的女人瞧到了，心中自覺得樂不可支，但他們仍是很緩很緩，一步步地向著她們跑了來，並沒有散開得。

當他們行到相離約五百碼的地方。這些女人們也開始向他們迎了去。最初她們在那人行道上，把脚步移動得很緩，然後一壁向前跑，一壁把頸項伸長，四下張望著。漸漸的雙方越跑越近。最後竟是奔跑起來，口中並不成話語的在叫喊著。

在這時候，男女雙方的喜悅，可以說得是相等的。所不同的，大多數男人都知道他們的女人將在那邊等候著，而有些女人對於自己的男人已在目前這一節却不能確信得。女人們的所以要奔跑而男人們則不，也就是爲了這個緣故。

有很多的女人，明明知道自己的男人業已陣亡了，但仍把其他女人難于想像的快樂

或疑懼分担上，仍參加在隊伍中向前跑。照她們想，便是疑懼，也要比她們毫無希望的  
那種心情來得好。

婷奴，當然也是這一羣女人中的一個。當少校把這個消息告訴了她後，她就等候著  
這一幕情事的到臨。所以，她一聽到嘈雜的人聲，就跑了出來了。她身上穿著很美麗的  
衣服，把頭髮也梳得光光的，看去好像是真的金髮。

她跟了這一羣女人向前跑，她半驚半喜的，舉起一雙美目來，向那男人隊中搜尋著  
。她有時並把在她前面的女人推開，讓她可以清清楚楚地瞧上一番。

此時喬布路少校也跑進街心來，你們或者可以相信吧？這因為關於阿且諾人民那種  
喜悅之情，他想在那兒實地體驗上一會。可是對於驅使婷奴，向前跑那種特殊的好奇心  
，他也同樣地分担得。而喬琪那是不是在那裏，自然也在他猜度之中的。

其實，當他一聽到人羣的嘈雜聲，已從辦公廳中走出，跑到街心來了。而當女人們  
還沒有將脚步開始移動，他已朝著男人的隊伍那邊走了去。直至他剛跑到那些俘虜的前  
面，那些女人方把脚步移動咧。

『美國人！美國人！』那些俘虜一瞧見了他，有的即高聲叫著，還有跑上前來擁抱  
著他並吻著他的，甚至把他們帶來的麵包屑都黏在他的臉上。

他們經過了數月的訓練，原是奉命要去犯那殺人的大罪的，不料，如今却向著他們  
所要殺之人之一，表示著他們的友愛；這不能不說是這戰爭中最不能令人了解的一件  
事！

當這些女人越跑越近時，有的用顫動的聲調，把名字叫喊了出來，這是已給認出他們的男人來了。當下，那些男人們也散開隊伍，奔跑了來，不到十步之遠，這兩隊便融合在一起了。

此情此景，真夠令人如醉如癡。而那些已得團聚的夫婦們，便大家擁抱得緊緊的。可是情形也是不一，有嘻笑的，有號哭的，有密語的，有悲啼的，有狂跳的，有拊慰的。

那些丈夫已是陣亡了的女人們，好似飢渴已久的樣子，遇見了第一個男人，便去擁抱著。可是那些男人却把她們推開在一旁，而去找尋他們自己的女人了。

於是，這些找不着男人的女人們，便心急腳快的，從一對對夫婦的前面走過，叫出男人的名字來，向別人詢問著。她們不但是逢人便問，並且是逢人便看，生怕錯失了什麼機會的。最後，她們的臉漸漸變為慘白，開始痛哭起來了。所奇怪的，她們祇是低低的啜泣，並不高聲號哭，熱淚儘在她們空虛的面龐上直流著。

婷奴，却不在這些成雙作對的夫婦之中，往來跑動著。喬布路少校正在她身邊站著，已是給她發覺了。

對於個人在公共場所行為應該如何的那種信條，喬布路少校此時好像已是忘記了，竟走至婷奴的面前，攜起了她的手。她的手却是冷冷的，並似乎不知道有他在身邊，也不去把他的手緊握著。

少校讓她直哭至淚乾，並能把聲音見咽著，却不催促她回去。而爲了要教她知道有

人在她的身邊，不是用手拊著她的肩膊，即用手背去擦著她袒露的玉臂，一直不會離開了她。

一會兒，少校又把婷奴伴送回家，整整的一個下午都在伴守著她。他是十分同情於她，對她却是特別地溫和。她也不時的對他的臉仰望著，更使他不期地發生出一種感覺來。

『婷奴！現在這個時候，我不知該不該說這些話，但我却是一定要把它說出來的。好的，婷奴！我——也許還得等待一會兒，到下次再對你說吧』。終于，少校把這話說出。

『也許你說得是對的』。她仰起臉來望著他，露著失望之色，可是却很為柔和的說了來。

『等到星期五宴會的時候，再對你說吧』。少校說。

『星期五麼？』她又柔和地說。然後又把眼睛移開，不再瞧着他，接著往下說：『這是很奇怪的一樁事，我究竟是不是愛上喬琪耶，始終沒有弄清楚！我有時愛著他，有時却又怕著他，更有時教我捨不得他。可是他的心腸又冷又堅決，仍然不能使我懂得……』

當她說到這裏，竟是掩面嬌啼了。

## 第十八章

『所謂，保持接觸』的這個信條，麻紋將軍却是保守得牢牢的，世界上同著軍隊裏正有什麼事發生，他很喜歡一樁樁一件件都知道。

因此，在每天早晨，他的那位副官培特中尉，必須給他口誦一小時，幾已成爲日常功課。每逢星期一三五的早上，阿爾及爾那邊的信袋送了來，培特中尉還得把信袋裏所有的文件，一一口誦給他聽。

這一天，培特中尉又拾起一件報告來讀著：

『送紋麻將軍參考，作報告人×××，地址×××，事由，阿且諾城的驢車』。

『該死的驢車』！紋麻將軍即咕嚕了起來。

『七月十九日，奉第四十九師麻紋將軍之命，禁止全部驢車駛入阿且諾城，並在魯叔河橋上及佳古巴屠硫磺廠前派崗防守，當即遵照執行……』。培特中尉又把報告的內容讀著。

『對得很！這些該死的驢車是極該禁止的！這些義大利賊徒，對於全部進攻還加以阻撓，他們理該執行這個命令』！麻紋將軍說。

『七月二十日，奉阿且諾城行政長官喬布路少校之命，取消前令，撤去全部崗位……』。培特中尉不知自己是在讀什麼，又一口氣讀下去。

但在頃刻之間，已明白到他在唸些什麼，忙把這一份報告丟下，又去拾取另一份報告。

『該死的！快快把它讀完，快快把它讀完』！麻紋將軍已在大叫著。

『奉阿旦諾城行政長官喬布路少校之命……，因驢車爲城裏所必需，而城裏……』培特中尉便又往下讀去。

『喬布路！喬布路！』麻紋將軍已忘記了要聽完這份報告，祇是在大叫著，而臉色也是十分難看。

密得力登！到這裏來！密得力登！在將軍特殊方式的記憶裏，便又把這位上校來叫著。

上校卽應聲而入。

『密得力登！你也記得喬布路這個名字麼？』將軍問。

『先生！記得的。就是關於那些車子』。密得力登懶洋洋地說。

『哼！我剛剛也把那些事記起來了！你記得麼，那個該死的傢伙那天沒有把制服穿好！密得力登，你記得麼，他是穿著淡紅色的長袂，褐色的襯衫！』麻紋將軍高聲地說。

『先生！我不記得了！』密得力登仍是懶洋洋地回答。

『該死的！他竟胆敢放這些車子入城！那個城又叫什麼名字——？』

『先生！阿旦諾城！培特中尉回答。』

『阿旦諾！哼！該死的小傢伙！』

『他胆敢這般地做，也許是有什麼緣故』。密得力登說。

『該死的密得力登！』你這般的想法，未免太是自由了！』

「先生！是的！」密得力登祇能應上一句。

「先生！這報告的下面也繼續在敘說著：驢車爲城中所必需，一旦沒有驢車，就有種種困難發生了。」培特中尉忙又補說著。

「該死的！密得力登！我對這個小傢伙委實有點吃不消了！」將軍站了起來說。

「先生！是的！」密得力登又懶洋洋地應著。

「快快發出一個命令，召回那個義大利的小傢伙！那個城叫什麼——」

「先生！阿且諾！」培特中尉回答。

「着他返阿爾及爾報告，另候任用。再發一道公文給阿爾及爾方面，說明此事的原委。」

密得力登！你別耽誤要公，今天就馬上發出去！」

「先生！是的。」密得力登仍是懶洋洋地應著。

## 第十九章

歡宴的日子，很快地就到了。而在這一日之中，也發生了好多樁事情：

約在早上九時三十分的時候，在市政廳的大門前，有一輛美國海軍卡車駛來停下。即由一個班長，帶領五個小兵，把車上的一個木箱搬下來，放在人行道邊。那個班長便走入裏面，把一封信呈送喬布路少校。

喬布路少校正是公務忙碌，竟不會注意到這卡車的聲響，即撕開了來信閱讀著：

「少校先生：



這真是一件幸事，美國的海軍竟能爲美國的陸軍効上一點微勞！你所需求的那口鐘，我們已是給你送來了……！」

「那口鐘！那口鐘！我們所需求的那口鐘，他們已給送來了！」少校歡喜得跳了起來大叫著。跟著即跑出陽台，恰恰瞧見那輛海軍卡車已在疾駛而去，祇在人行道旁，却發見有一個木箱放在那兒。

「喂！把那個木箱看守著，別給不相干的人拿了去！」他忙對市政廳門前的一個憲兵叫喊著。

當下，少校又忙趕回辦公廳，給工程人員打上一個電話：

「請把謝衛少校的線接上……。你是謝衛少校？我是喬布路。喂！你可否給這個城幫上一個大忙？現在我們手頭有一件精細的工作，倘有我們找得工人來做，恐得要費上一二代的時間，還得防他們把它來打碎。這不是別的工作，乃是把一口新鐘，掛到這裏市政府的鐘塔上去。我想，你如果有上一個好的大滑車和一輛挖車，祇消用八個人，也就可把這口鐘掛起了……。你能辦得到麼？好極好極！他們什麼時候可以來？能夠馬上就出發麼？好的！我準在等候著他們，希望能于十一時三十分到來，讓我告訴他們該是怎樣的做，少校！你給我幫上這樣的一個忙，我不知該如何的感謝你！」

這時候，少校真在興奮到極點了，便又再打一個電話給呂文司登海軍中尉，對他幫忙取得這口鐘，表示感謝之意。

「爲什麼不這樣做？照理今天下午，就該把他掛起來！在今天晚宴的時候，也許就

可把它打響呢！中尉！你來不來？少校說。

『少校！我當然不願錯過這個盛會的！』

『中尉！謝謝你！在那裏再見！』

『些些小事，何足掛齒！少校！但有一件事』。

『什麼事？』

『我是一個中尉，在海軍中，升遷不易，如要升作上尉，正不知要經過多少日子！』

『事實上確是如此的麼？唔！但你定又當別論，不久就該升爲上尉了！』少校說罷此話：忙把話筒掛起。

于是，他又拾起那封信，把它來讀完：

『我想，關於科萊利和那口鐘的背景，你大概也喜歡聽上一點吧？這件事經過很爲順利，杜琳經我一說之後，就很慷慨地願把這口鐘出讓。——由你寫一封信給他，我想，這總不是什麼一件難事（紐約郵局局長轉交「科萊利」號軍艦）——杜琳又把一些關於科萊利的故事，對我說了。據說，他的名叫全文生科萊利，那天我說他在上次大戰時，是一艘驅逐艦的艦長，對是對的，但還錯了一點，蓋在事實上說來，他是在北大西洋擔任著護航任務。有一次，有一艘義大利貨船，遭風沉沒了。科萊利一聞得這件事，即率領一個護航隊，從他的站次駛出，直駛至貨船那邊，把船上全部的義大利水手都拯救起。要在暴風中駛近貨船，這是十分危險的事，你總該有點知道吧？據杜琳說，那天是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杜琳愛好踢足球，是我的老朋友，我相信他所說的這個故事，一點不會有知道虛飾的。同時，對於那口鐘的聲韻，我希望你能好好地欣賞著。

不論有什麼麻煩的事，請到海軍方面來，定能出力相助，以盡合作互助之誼；那是我所能深信的！

美海軍副艦長魯泊生啓。

『少校先生！我們已找到了一口新鐘麼？西度走了進來問。』

『西度！是的！我們已得到了一口新鐘』。

『它的聲韻也好麼？』

『西度！我希望它是很好的』。

『關於它，可附帶有什麼歷史麼？』

『西度！有的。當把它掛了起來時，自會對你說的。爲要向本城人民解釋一下起見，你以爲該發表一篇短短的演說麼？』

少校先生！極該如是。關於那口鐘的來歷，在人民方面一定很想知道一點呢』。

『西度！關於那口鐘的意義，你以爲他們都能懂得麼？那就是指它所代表我所信仰之事而言。你以爲也需把那件事向他們解釋一下麼？』

『少校先生！我想他們定會懂得的。你瞧，我西度要算得是不大聰明了，却對於你的意思也未嘗不懂得』。

十一時三十分還未到，喬布路少校爲了工程人員要到臨，早已走到人行道邊那木箱

旁去等候著。好似這箱中裝載有什麼好吃的東西的，即把那個木箱輕輕敲擊著。

一會兒，工程人員已是準時到臨，少校即把那口鐘指給他們瞧，並說明應該如何工作。

『今天就把它做完，成不成？』少校又問上一句。

『這要看他們的努力了！』領班的那個軍曹轉向他們的部屬（他們正在慢慢地集合起來，準備開始工作）然後說。

午餐之時既屆，喬布路少校返歸寓所進餐。豹司軍曹却是先回來了。少校和豹司並無階級之分，常常坐在一起，一同進食的。

他把關於那口鐘的事情，告訴豹司知道，情形是那們的興奮，使得豹司看了，覺得非常之可笑。

『你比之初來時，更要來得壞了！』豹司說。

『壞在那裏？』少校問。

『你太是感情用事了！』

十二時二十五分，西度來到少校的寓所中，他對少校說，木箱已是拆開了，那口鐘看來頗不錯。少校便叫豹司，同去看看那口新鐘。

『不！我捨不得丟了這茄子，它的味道真是好！』可是，豹司却是這們說。

當工程人員要把這口新鐘掛起來時，祇有很少數城裏人圍著他們，佳古巴屠也是其中之一。在這些工程人員中，雖沒有一個能說義大利語的，但他仍儼然以監工者自居，

這因爲當美軍第一次開入本城時，他便對喬布路少校說起了那口鐘。

『我已派人到聖安葛魯堂去，喚那敲鐘人到來了。他祇須把那口鐘瞧看上一眼，就能把它辨別出是好是壞。倘然不是好的，你仍然該把它送回去』。當少校到來時，佳古巴屠便對他如此說。

不多時，他們已把那口木箱打開，祇見那口鐘，却是用青銅製成的，曾經「科萊利」號水手之手，把它擦得中分光亮，故在白日之下瞧來，金光燦爛的，有同金鐘一般。在鐘的那一面，還鐫刻了兩行字：

『美艦科萊利號』

『美國與義大利』

『這科萊利究竟是那一個？他的名字爲什麼會刻到阿且諾的鐘上來？佳古巴屠』看到兩行字，便向少校問起來。

『讓把這口鐘掛起後，我來對你說吧』。少校說。

就在這個當兒，那個敲鐘的人到來了，他在鐘前徘徊著，對著這鐘注視了好半晌。然後把腰彎下，把手放平，將這口鐘從頂至腳摩挲上好一回。方又站起身來，似乎對於上面所鐫刻的文字一再在閱讀著。復又將頭仰起，望著鐘塔，却見幾個工程人員，正在那兒裝設一個絞轆呢。他乃請求他們把這鐘翻過來，一統照辦之後，他卽向鐘的裏面細瞧看著。

『很好，很好』！最後，他站了起來，聳聳肩兒說。

『那是好極了！』少校也很爲歡喜。

一時過了幾分鐘，喬布路少校回到寓所中去午睡。他想把精神養得好一點，準備著去赴晚會。——同時，也想把關於那口鐘的演說，能夠好好地考量一下。

他想，對於這篇演說，應該分幾層意思來說。第一，先應說幾句關於這舊鐘失掉的話。第二，就應說起聽到了阿且諾人的說話，如何引起了他的興趣，要給阿且諾人去找回那口鐘。第三，應給科萊利來上一個特寫，說他在上次大戰時，如何幫助著義大利水手。復把鐘面上所鐫刻著的「美國與義大利」那一行字，也連帶的把它的意義解釋上幾句。最後，也許要把關於美國自由鐘的故事說一說。——關於這自由鐘，自從那天同西度談起後，已引起他很深的興趣，當即去信向佔領區盟國軍政府詢問一番。如今，對於這自由鐘爲什麼要有那條裂縫，他已是完全明瞭。他並知道，在這鐘的上面，鐫刻著呂維笛佳司的名句：『把自由播送給大地和其上所有的人民』。這自然，他也當對阿且諾人。說上一說的。

至是，喬布路少校的心中，已是豁然開朗，知道了他所應說的是些什麼話。而照他看來，這些話乃是何等的美麗，而說到新鐘和阿且諾的關係，其意義又是何等的真確。他不覺高興極了。

二時左右，乘機器腳踏車的信差從約新那麻耳到來。豹司軍曹從辦公室中望出來，見他把那袋放在市政廳的人行道邊，知道已有信件到來了，便跑過市政廳，跨入喬布路少校的辦公廳，看看有什麼東西寄了來。

誰知這送來的許多信件，却沒有一件是屬於他的。但爲了喬布路少校不在辦公廳中，他決意要看看還有些什麼文件。

終於，給他尋得了一道命令，却是送給喬布路少校的。上面是這們地寫著：

『(一) 奉到此項命令後，須立即離職，乘車經約新那麻耳，返歸阿爾及爾。』

『(二) 候盟國軍政府總部另派他職。』

『(三) 撤職的理由是：未經商得同意，即擅自違返第四十九師麻紋將軍禁止驢車駛入阿且諾城的命令。』

這份命令的後面，曾經麻紋將軍簽了字。

豹司軍曹當把這份公文摺好，放入自己衣袋，即忽忽地離開了喬布路少校的辦公廳，經向憲兵總部走去。

『少校已被撤職了！』他見了波維司上尉即這們說。

『你說些什麼？』波維司上尉問。

『少校已得到了撤職的處分，被召回阿爾及爾，另候任用了。』

『可知爲了什麼？』

『爲了不服從命令——違反麻紋將軍禁止驢車入城的命令。』

對於送給師部的那一紙報告，波維司上尉早已忘却了，現在方又想了起來，但要教他把此事明白說出，却沒有這勇氣！因此，他祇能喃喃地說：

『該死的！這一紙公文！』

『這一紙公文確是來得可惡，正值少校開始給這個城謀福利的時候呢！』豹司說。『不錯！我也是這們想』。波維司上尉說。但在忽然之間，又起上一個疑團，覺得豹司這廝太是愛管閒事了，因又問：『他的被撤職你又怎麼會知道的？』

『我在少校的辦公廳裏，瞧到了那份命令』。豹司說。

『那麼，少校自己可已知道了這件事？』

『他已出去了，却不會知道。得我已把那份命令收起，放在我的袋中，擬等候今晚宴會完畢後，然後再行告訴他』。

這一次的晚會，從各人的眼光中瞧來，都覺得很是到了成功的。城裏的人真是皆大歡喜，他們已有好多年，不曾有過這們的晚會了。包辦約會的喬司比，自是十分高興，見了人便祝賀。波維司上尉把香檳喝上一個夠，足有勇氣可去招呼女人了。克拉善也是豪興大發。懶漢蒂大却喝上三杯後，即跑進一個空房間去睡覺。還有那個大聲大氣的阿菲能第給衆人勸將不如激將，便高歌一曲，以娛衆賓。祇有那豹司軍曹，當入席之際，心頭即覺不快，便手不離杯的痛飲起來。未幾，酒入愁腸，早已到了半醉半醒的境地中，不覺和克拉喜糾纏在一塊。

少校也是有上他的心事的，因此，祇在座間略作周旋之後，也即偕同婷奴，一起溜到陽台上去。

『你也覺得快樂麼？』婷奴問。

『我記得上次在這裏時，你也向我問過這句話』。喬布路少校說。



『但在那時，却和現在的意義不同，祇是作爲談話的資料罷了』。婷奴說

『那麼，現在你是怎麼樣？』

『我正在問你，你究竟快樂不快樂呢？』婷奴說時，仰起頭來，望著少校的臉。這時她自己的那張臉光亮亮的，有同黑夜明燈。

『我在阿且諾過了許多日子，再沒有愉快過今晚的了』。少校說。

『現在請你告訴我，你前天曾允對我說的話』。

『但你應先得告訴我，你對於喬琪耶的態度，已是決定了沒有？』

『沒有』！可是她說這話，明是在賣弄風情，却已是給喬布路少校一瞧便瞧了出來的。一會兒，他又繼續說：『我現在也不知道』。

『爲什麼不知道』？喬布路少校說。

『祇因爲我是如何的想念著你』！他向後退上半步，這聲音輕微得幾乎令人聽不到。

『婷奴！那就是我想要對你所說的話，我也是如何地想念著你！真的！我是十分中意你！我認爲當我接近你的時候，是我唯一最快樂的時候』！他走近她的身旁說，但不會接觸她。

當少校同了婷奴重返會場之際，却給喬司比碰見了。

『少校先生！你是上那兒去的？我正在找尋你呢』。他扭起了雙手，把面孔放得長長的。

『爲了什麼事要找我？』

『肥胖的克拉喜和你的軍曹酗酒胡鬧，我竟是勸止他們不來！』

『你可在這裏等待我』。少校向婢奴說了這句話，即跟隨喬司比，去找那酗酒胡鬧的二人去了。

他們二人却在閱書室裏，都是醉得可以，其餘的人，大概都給他們這一雙酒醉之徒駭跑了。

『豹司！你須把自己檢點著』！少校勵聲說。

肥胖的克拉喜，一聽見少校是盛聲盛氣的，祇嚇得他蹶起了足尖，趕快溜出室去。

喬司比也走了。

『你須檢點着自己！不然，便得回家去』！當室中祇剩下他們二人時，少校又說。

豹司自從穿上這身制服以後，從沒有喝醉過一回。今晚却是爲了少校撤職的緣故，心中很爲發悶，備酒澆愁，不覺醉得這般。不料，少校如今却是盛氣對着他，很是咄咄逼人，殊使他心中爲之不平。加以他平日間最喜歡開人家的玩笑，脾氣又是剛愎，什麼都不賣帳，在這裏，不禁一齊發作了，即重重地說：

『你不能這般指揮我的』！

『豹司軍曹』！少校說這話時，特別把「軍曹」二字強調着。

『你別喚我軍曹，你已沒有權力可以來命令我了』！豹司說。

『我想，我現在有的權力，決不會減少于過去，假如你不自檢的話』。

「哼！你在這阿旦諾城中，已沒有權力了，再也不能命令任何一人了！」  
「咄！豹司！你真是喝醉了吧！你須檢點自己！」  
「唉！喬布路！你已被撤職了，不能再在這裏了！」豹司說到這裏，不禁哭了起來。

「豹司！我不能懂得你的話！可是我……」少校走上前去，把豹司的手臂拉著，打算想要送他歸去。

「把你的手拿開！」豹司說了，即從那衣袋中取出那一紙公文來，「你拿去看！」  
「你是從那裏拿來的？」少校把這道命令閱看後，方始向他問。

在你的桌上。我原打算在這晚會未結束以前，不讓你瞧見它的！豹司又哭着說。少校便走出了閱書室。

在這晚會餘下的時間中，少校仍裝作愉快的神氣，好像沒有這回事的。直至散會以後，在婷奴的門前和她道着別，方伸手擁抱着她，很淒涼地說：

「我很不快活！」

「但我認爲你是快活的！」她推開了他，把他的臉龐注視着，又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說。

「然而我是，我確是不快活！」少校說時，又再度把自己控制着。

「莫非爲了你的太太吧？」婷奴問。

「婷奴！不是的！」當走至樓梯的陰影下，他又輕輕地吻著她，說：「再會！」

『這是爲了什麼？不說晚會而說再會呢？』有些驚詫起來了。  
 『媵奴！這是沒有什麼道理的？媵奴！晚安！』

## 第二十章

足足費去了半個早晨，喬布路少校把各項公文辦清，並發出最後一次命令。在這裏，豹司是唯一幫忙之人。波維司上尉可沒有這勇氣來向他送別了。

諸事既畢，少校打上一個電話，喚了一輛吉普車來，把他載往約新那麻耳。

『豹司！我不打算向任何一人辭行了！不知道可以不可以的』。然後他方向豹司說。

『少校！昨天晚上的事，真是對不起！我的主意原是不壞，希望你能把那個晚會很愉快的度過』。豹司不再開玩笑了，祇是我很誠懇地說。

『這個我知道』！少校說。然後躊躇半晌，又向軍曹說：『豹司！請幫忙在這阿旦諸城好好地工作，不管來接我的差的是誰』。

『我恐怕潘保得叔那邊的那個傢伙會到這兒來』！豹司說。

『治理阿旦諸城，需要一個通情達理之人，我希望他不會來』！少校說。

『少校！可是阿旦諸，却很是需要你呢』！豹司說。

『現在也不必再說這些話了！但我很不明白，麻紋怎會知道車子那回事的』。少校說。

『大概有他的一個參謀人員，剛剛駛車經過這裏吧』。豹司也在疑心著或是波維司弄的什麼鬼，可是他沒有說出來。

『不錯！我也是這般想』！少校說。

一會兒，吉普車到來了。爲了免得引起外間之猜疑，豹司即同了司機，將車開往少校寓所，他的行李取了來。他的行李很是簡單，祇有一個被包，連衣服也都捲在裏面了。

當這吉普車駛過市政廳前，少校也就下樓乘車。臨別時，他祇和豹司握手，並沒有說再會。

『上那兒去』？懶漢弗大正站立在人行道邊，他想跟少校搭話，故而問上一句。

『不遠的地方』。少校裝著很高興的樣子，又隨口問一句：『卡梅琳奴今早可好

？

『她正在燒兔子肉咧』。懶漢弗大說。

『少校開往那裏去』？司機在問了。

『向那邊駛去』。少校指著域多利街那邊說。他的不把約新那麻耳這地名說出，是不想讓懶漢或其他的人聽見，否則，或許是不忍說。

『請在這裏暫停一會兒』。當車子駛離此城，已有四里之遠，少校對司機說。

司機遵命便把車子停下。

『喂！你聽！這是什麼聲音』？少校說。

耳。

此時正當夏日，這聲波隨著清風而盪漾了過來。雖是遠處聽著，也頗覺嘹亮而悅

『這祇是一陣鐘聲。現在該是十一時了』。司機說。

『是的』。少校一壁說，一壁向海岸對面羅列的羣峯凝望著。這天色既甚清明，這鐘聲亦甚清越，但在少校這方面，像似看也看不清的。

『是的，已是十一時了』。他祇是模糊的說。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九月初版

世界文學名著

好市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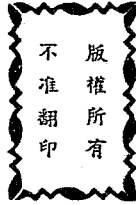
全一册

每册實價

原著者 約翰海爾賽

譯著者 秋雁

出版者 正氣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山東路二〇九號 正氣書局

代售處：各省各大書局

3815-13

V/D

3815-13